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守御

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晉紀三 起上章困敦盡著 雍澗灘凡九年

世祖武皇帝中

太康元年 是年四月 春正月吳大赦 杜預向江陵王

渾出橫江攻吳鎮戍所向皆克二月戊午王濬啓

擊破丹陽監盛紀丹陽城在秭歸縣東八里昔周武王封熊繹於荆丹陽之地即此今吳人於江積要害之處積七逆翻水者並

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

舟艦長直亮翻濫戶黠翻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

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

去筏音伐被皮義翻著涉略翻後著手同又作大炬長十餘丈長直亮翻大

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

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以人力設險而不以人力守之無益也庚申濬克

西陵殺吳都督雷憲等壬戌克荆門夷道二城荆門在

西陵之東夷道之西殺夷道監陸晏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

竟吳西陵荆門夷道

兵八百汎舟夜渡江襲樂鄉帥讀多張旗幟起火巴

山巴山在今江陵府松滋縣有巴復村幟昌志翻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

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城

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

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乙丑王濬擊殺吳

水軍都督陸景考異曰武紀壬戌濬克夷道樂鄉城殺陸景陸抗傳壬戌殺晏癸亥殺

景王濬傳壬戌克夷道獲晏杜預進攻江陵甲戌克

之斬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于交廣州郡皆望風送

印綬水經沅水出梓潼且蘭縣東北過臨沅縣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于江湘水出零陵始安

縣陽海山東北過沘陽泉陵重安鄱陰山澧陵臨預

湘羅下雋等縣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沅首元

周旨

竟吳江陵

竟吳江安

杖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

門郡守百二十餘人胡奮克江安江安即公安吳南郡治焉杜預既定

江南改曰江安縣為南平郡治所乙亥詔王濬唐彬既定巴丘與胡

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驚直造秣陵夏戶雅

到翻下徑造同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零陵桂陽漢古郡衡陽吳主亮

太平二年分長大兵既過荆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

謂重鎮既破其餘當望風而靡也預等各分兵以益濬彬太尉充移

屯項以荆州已定不復使賈充南屯襄陽移屯項為諸軍節度主戎遣參軍襄陽

羅尚南陽劉喬將兵與王濬合攻武昌吳江夏太守

劉朗督武昌諸軍虞曷皆降夏戶雅翻曷翻之子也

杜預與眾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

生難於久駐考異曰杜預傳曰今向暑水潦方降疾波將起按時未暑今依三十國春秋

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

疆齊事見四卷周赧王三十一年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

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復扶又翻下可復所復同著陟畧翻遂

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帥所類翻吳主聞王渾南下使

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

靚帥眾三萬渡江逆戰靚疾正翻帥讀曰率下同至牛渚沈瑩曰

晉治水軍於蜀久矣治直翻上流諸軍素無戒備名將

皆死幼小當任謂陸晏陸景雷憲孫歆等恐不能禦也晉之水軍

預主意已定姑質衆口非漫無定識如后世之廷議也

渡江亦亡
才渡江亦
亡梯知亡
之將

必至於此空畜衆力以待其來與之一戰若幸而勝

之江西自清大江北流自建業言之今渡江與晉大

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梯曰吳之將亡賢愚所

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復

又翻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喪息同死社稷

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北敵奔走兵執萬倍便當乘勝

南上上時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士衆

散盡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

如梯之言吳人至此為計窮矣然三月梯等濟江圍

渾部將城陽都尉張喬於楊荷水經注淮水自江夏

汝南城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十二年封定侯奚竟為侯國王莽之新利也魏置城陽郡按于寶晉紀楊荷橋名今按水經注之城陽郡乃元魏所置喬衆纔七千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梯曰疆敵在前不空先

張喬

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

敵故且僞降以緩我非真伏也降戶江翻伏屈伏若

捨之而前必為後患梯不從撫之而進梯與揚州刺

史汝南周浚結陳相對陳讀沈瑩帥丹陽銳卒乃楮

五十三衝晉兵不動楮食瑩引退其衆亂將軍薛勝

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兵以次奔潰將帥不能止張

喬自後擊之大敗吳兵于版橋敗補諸葛靚帥數百

觀卓識

從容

人遁去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覲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諸葛靚字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拔丞相謂諸葛亮也或曰謂諸葛瑾也蓋亮在荊州識之於童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道言也復扶又翻靚再三牽之不動乃流淚放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為晉兵所殺并斬孫震沈瑩等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空令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言歷世所曠見之事濬大悅表陳預書及張悌敗死揚州別駕何惓惓委粉翻謂周浚曰張悌舉全吳精兵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朝直遙翻懾朝直遙翻懾之涉翻今王龍驤既破武昌王濬為龍驤將軍乘勝東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矣見賢遍翻謂安速引兵渡江直指建業大軍猝至奪其膽氣可不戰禽也浚善其謀使白王渾惓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屯江北以

詔書大失處置

何惓

與預同見

詔旨既誤
渾又全不
濟事非社
預急王濬
幾誤大事

通鑑卷八十一 晉紀三 五

抗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乎今者
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
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
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為
上將將即亮翻見可而進豈得一須詔令乎須待也今乘
此渡江十全必克何疑何慮而淹留不進此鄙州上
下所以恨恨也此所謂恨恨悵望不滿之意渾不聽王濬自武昌
順流徑趣建業趣七喻翻吳主遣遊擊將軍張象帥舟師
萬人禦之象眾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威
執甚盛吳人大懼吳主之嬖臣岑昏以傾險諛佞致

位九列九列九卿也好興功役好呼到翻為眾患苦及晉兵將

至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於吳主曰北軍日近而

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吳主曰何故對曰正坐岑

昏耳吳主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獨言謂其言止此耳眾因

曰唯唯于癸翻諾也遂並起收昏吳主駱驛追止駱驛言相繼遣人不

絕也絕也已屠之矣陶濬將討郭馬至武昌聞晉兵大入引

兵東還至建業吳主引見問水軍消息見賢通翻對曰蜀

船皆小陶濬蓋以尋常蜀船言之今得二萬兵乘大船

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眾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

眾悉逃潰時王渾王濬及琅邪王佃皆臨近境佃音

通鑑卷八十一 晉紀三 武帝

吳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漢光武命耿弇為建威大將軍建威之號自此始

始悉送印節詣渾降吳主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

冲等計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由以請降又遺其羣

臣書遺于季翻深自咎責且曰今大晉平治四海是英俊

展節之秋勿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治直之翻朝直遙翻使者

先送璽綬於琅邪王佃壬寅王濬舟師過三山三山在今建康府上元縣西南四十五里又西即江寧夾陸游曰三山磯在烈洲下凡山臨江皆曰磯三山距金陵

財五十餘里王渾遣信要濬信即信使要讀濬過論事

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

萬方舟百里詩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注方舟也鼓舟船也爾方木置水曰舟音夫

謀入于石頭吳主皓而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

櫬延請相見櫬初觀翻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二戶五

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吳有荆揚交廣四州漢獻帝與平二年孫策始取江

東魏文帝黃初三年吳王孫權始稱帝傳四主五十七年而亡朝廷聞吳已平羣臣

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異義韓詩一升

日爵爵盡也足也羊祐贈大傳票騎將軍孫秀不賀孫秀來奇兒七十九卷

年票匹妙翻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逆討

孫策也起兵之初袁術表為懷義校尉冠古玩翻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

廟山陵於此為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詩黍離吳之

未下也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為必

詭知人哉 然張華能

可詩

夢妙

吳降

通鑑卷八十二 晉紀三 武帝

斷於伐吳 不能斷於 賈后以殺 其身何居 山濤釋吳 為外懼 媚充耶伐 吳亦亡不 伐吳亦亡 孫皓罪澤 樂紂天容 之即晉多 食將不戰 節待耶

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空召諸軍還以為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荀勗復奏空如充表帝不從復扶杜預聞充奏乞罷兵馳表固爭使至轅轅而吳已降使疏吏翻 轅音環充慙懼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夏四月甲申詔賜孫皓爵歸命侯乙酉大赦改元改元太康自此以前係咸寧六年事大酺五日酺薄遣使者分詣荆揚撫慰吳牧守已下皆不更易守式又翻除其苛政悉從簡易易以滕脩討郭馬未克去年吳主皓遣滕脩討郭馬聞晉伐吳帥眾赴難帥讀曰率 難乃且翻至巴丘聞吳亡縞素

流涕還與廣州刺史閻豐

問姓豐名此與後魏閻大肥不同所自出閻大肥出

於柔然郁久閻氏左傳楚平王之子啟字子開其後以為氏

蒼梧太守王毅各送

印綬請降孫皓遣陶璜之子融持手書諭璜璜流涕

數日亦送印綬降帝皆復其本職

綬音受

王濬之東下

也吳城戍皆望風欵附獨建平太守吾彥嬰城不下

聞吳亡乃降帝以彥為金城太守初朝廷尊寵孫秀

一欠一死

孫楷楷降見上卷 咸寧二年欲以招來吳人及吳亡降秀為伏

波將軍楷為渡遼將軍琅邪王佃遣使送孫皓及其

宗族詣洛陽五月丁亥朔皓至

考異曰皓傳天紀四年三月丙寅殺岑

昏戊辰陶濬從武昌還壬申王濬到受皓降五月丁亥集于京邑四月甲申封歸命侯晉武紀太康元年

吾彥不終

通鑑卷八十一 晉紀三
二月壬寅等破武昌王渾斬張悌三月壬申濬下石頭
頭皓降乙酉大赦改元四月遣朱震等慰撫五月辛亥封歸命侯丙寅引皓升殿庚午詔士卒六十歸家
庚辰以濬為輔國將軍王濬傳二月庚申克西陵又云壬寅濬人石頭而無月又上書曰臣十四日至牛
渚十五日至今秣陵亦無月又曰去二月武昌失守皓左右皆得寶散走三十國春秋四月甲子王渾斬張悌丙寅殺岑昏與何慎書庚午送降書壬申濬入石頭甲申封歸命侯五月丁亥至洛陽晉春秋畧與之同按長曆去年閏七月今年二月戊午朔三月戊子朔四月丁巳朔五月丁亥朔六月丙辰朔然則三月無戊辰丙寅壬申五月無庚午庚辰與吳志晉書不合若依三十國春秋月日雖合然二月武昌失守皓左右離散不容四月十六日王濬乃至秣陵而皓降又皓以四月十六日降舉家西上至五月一日未能至洛今事之先後並依吳志晉書但削去其日之不能與曆與其太子瑾等泥頭而縛詣東陽門晉志洛陽城東有建春東陽清明三門泥頭者詔遣謁者解其縛賜衣服以泥塗其首也瑾渠各翻

車乘田三十頃歲給錢穀綿絹甚厚武王伐紂斬其首懸於太白之

旗如孫皓之凶暴斬之以謝吳人可也乘純證翻拜瑾為中郎諸子為王者

皆為郎中吳之舊望隨才擢叙孫氏將吏渡江者復

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將即亮翻復方日翻庚寅帝臨軒大會文

武有位及四方使者國子學生皆預焉引見歸命侯

皓及吳降人皓登殿稽顙見賢遍翻稽顙周之喪拜顙額也稽顙額觸地無容

稽音啟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

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

人目剥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弒其君及

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斥充世受魏恩而姦回充附晉弒高貴鄉公也

默然甚愧而皓顏色無怍怍疾各翻慙也帝從容問散騎常

侍薛瑩孫皓所以亡對曰皓昵近小人從于容翻刑近其靳翻刑

罰放濫大臣諸將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亡也它日又

問吾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若是何故

亡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故為陛下禽耳帝善之

有學而無識此薛瑩所以不及吾彥也屬之欲翻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

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已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

將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何渾以渾

與濬爭功與周浚牋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書曰允恭克讓

易曰謙尊而光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

其前後我實緩師既失機會不及於事而今方競其

功競爭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鄙雍穆

和也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斯實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

即諫止渾渾不納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

子濟尚常山公主公主帝女也宗黨彊盛有司奏請檻車

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讓濬以不從渾命違制昧

利濬上書自理曰前被詔書令臣直造秣陵被皮義翻下同

造七到又令受太尉充節度臣以十五日至三山見

渾軍在北岸遣書邀臣臣水軍風發徑造賊城無緣

迴船過渾過工禾翻臣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

以尚主強宗孽害功臣何恨也

渾渾不終

通鑑卷八十一

晉紀三 武帝

九

受節度之符被皮義翻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

還圍石頭十六日者十五日之明日故又索蜀兵及鎮

南諸軍人名定見鎮南諸軍杜預所統蓋分以隨濬

不可倉猝得就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弃

明制也皓眾叛親離匹夫獨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

耳而江北諸軍不知虛實不早縛取自為小誤臣至

便得更見怨恚避翻於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

臣愚以為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嫌

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

福也福也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騰其書又云

濬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偽宮濬復表曰復扶臣孤

根獨立結恨彊宗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

禍在不測忤五偽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

水軍行至二月已過故云去二月行至皓案行石頭

還孟行下左右人皆跳刀大呼楊正衡曰跳大云要當

為陛下一死戰決之偽于皓意大喜意必能然便盡

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馳走皓懼乃圖降

首首式降使適去降戶江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

妾放火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

者救斷其火耳。斷丁管翻周浚先入皓宮。渾又先登皓舟。

臣之入觀皆在其後。皓宮之中。乃無席可坐。若有遺

寶。則浚與渾先得之矣。浚等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

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

冀其作亂。得騁私忿。騁丑鄂翻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

謗。嗜嗜語相惡也音達合翻故其交耳。今年平吳。誠為大慶。於

臣之身。更受咎累。累力瑞翻浚至京師。有司奏浚違詔。大

不敬。請付廷尉科罪。詔不許。科斷也又奏浚赦後燒賊

船百三十五艘。輒敕付廷尉禁推。此皆王渾親黨使為之。艘蘇刀翻

詔勿推渾。浚爭功不已。帝命守廷尉廣陵劉頌校其

善事

事以渾為上功。浚為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折法猶折獄之

折折也左遷京兆太守。魏文帝受禪。收京兆尹為太守。夷於列郡。庚辰。增賈

充邑八千戶。以王浚為輔國大將軍。封襄陽縣侯。杜

預為當陽縣侯。王戎為安豐縣侯。封琅邪王。佃二子

為亭侯。增京陵侯王渾邑八千戶。進爵為公。尚書關

內侯張華進封廣武縣侯。增邑萬戶。王渾除京陵舊食邑之外。增八

千戶。張華則增廣武侯邑為萬戶。荀勗以專典詔命。功封一子為亭

侯。勗為中書監。專典詔命。其餘諸將及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

帝以平吳功策告羊祜。廟乃封其夫人夏侯氏為萬

歲鄉君。食邑五千戶。夏戶雅翻王浚自以功大而為渾父

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見賢陳其攻伐之勞及見

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晉武之量宏於

音升隋文勝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

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晉志曰

為之形如帽而橫著之古者尊卑共服之余謂福巾

以橫幅為之角巾則巾之有角者郭林宗遇雨巾一

角墊則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則曰聖人之德

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蘭生所以屈廉頗也見事

四卷周赧王三十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

六年帥所類翻鄧艾之死以鍾會所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

不能遣諸留中是吾福也自知數陳其功及為時

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邑偽為博士秦秀等並

上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考異曰濬

校尉舊校唯五置此營自濬始也按職官志屯騎步

兵長水越騎射聲校尉是為五校並漢官也然則步

兵之名非自濬始武帝紀是年六月丁丑王渾嘗請

初置翊軍校尉官疑濬所領者翊軍也

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周勃就國絳及河東吏至

之亦猶王濬之嚴設備衛以見王渾也此二人者力

足以定天下之難智足以取一國而其所以包周身

之防乃爾可笑也哉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

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洹清水以浸田萬餘頃水

注洹水出南陽魯山縣西堯山東逕犇縣又東南逕

昆陽縣又東北逕潁川定陵縣東入于汝清水出弘

農盧氏縣攻離山東南逕南陽西鄂縣宛縣而屈南

過洧陽縣又南過新野縣西過鄧縣南入于洧洧音

通

武帝

丈儿翻清音育開揚口通零柱之漕水經注揚水上承江陵縣赤湖東北流逕郢城

南又東北與三湖水會三湖者合為一水東通荒谷東岸有冶父城春秋傳曰莫敖緝于荒谷羣帥囚於

冶父謂此處也春夏水盛則南通大江否則南迄江

竟陵縣又北注于河謂之揚口預傳曰舊水道惟西

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預乃開揚口起夏水

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柱之公私賴

漕杜佑曰夏水揚口在今江陵郡江陵縣界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札甲札也左傳潘厓之黨

要遺數所角翻或用兵制勝諸將莫及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

王渾遷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諸葛靚逃竄不出入靚

吳見七十七卷魏高帝與靚有舊靚姊為琅邪王妃

琅邪王仙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又逼見

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

皮面自謂不能如復覩聖顏誠為慙恨詔以為侍中

節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諸葛氏之

秋八月己未封皇弟延祚為樂平王尋薨睦貶爵見上九月庚

寅賈充等以天下一統屢請封禪帝不許冬十月

前將軍青州刺史淮南胡威卒帝以左右前後威為

尚書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

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

預不能脫
養復為矣
語
莊預不終

以肅化明法耳

威質之子也

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司

州凡州十九

考異曰宋書州郡志太康元年天下

揚為江分益為寧分幽為平而為二十矣按杜佑通

典平吳分十九州司充豫冀并青徐荆揚梁雍秦益

梁寧幽平交廣今從之

廩丘今濮陽郡雷澤縣豫治項今淮陽郡項城縣冀

治房子今趙郡縣并治晉陽青治臨菑徐治彭城荆

初治襄陽後治江陵揚治壽春後治建業涼治武威

分三輔為雍治京兆分隴山之西為秦治上邽益治

成都分巴漢之地為梁治南鄭分雲南為寧治雲南

幽治涿分遼東為平治昌黎交治郡國一百七十三

龍編分合浦之北為廣治番禺

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 詔曰昔自漢末

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

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察舉郡縣長吏而已悉去

陶璜

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

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交州統合浦交趾新昌武平

臨賀始安始興蒼梧鬱林桂林高涼不賓屬者六萬

高興寧浦郡去羌呂翻下空去同

餘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唯兵是

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並通僕水葉榆水勞

州界入交廣界又霍弋自寧州遣州兵未空約損以

楊稷等經略交廣是水陸並通也

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空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

永寧以後盜賊蜂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

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

矣漢魏以來羗胡鮮卑降者降戶多處之塞內諸

通鑑卷八十一 晉紀三 武帝

郭欽

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深為民患侍御史西河
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處昌呂翻數所角翻歷古為
患魏初民少少詩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
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
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
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安及平吳之威謀臣
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
明先王荒服之制禹貢五服相距方五千里此萬世
之長策也帝不聽為後諸胡亂華張本

二年春三月詔選孫皓宮人五千人入宮帝既平吳

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晉志曰羊

藏表石函竟成空話

車一名輦車上如輶

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

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羊嗜竹葉而喜鹹而

楊珧不終

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珧余交通請謁執傾內

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疎退山濤數有規諷所數

角翻帝雖知而不能改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

入居遼西棘城之北棘城在昌黎縣界是後慕容氏

年併棘城入昌黎郡龍城縣載記曰莫護跋從宣

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于棘城之北號

曰慕容部魏書曰漢桓帝時鮮卑檀石槐分其地為

等為大帥是則慕容部之始也載記曰莫護跋國于

鮮卑慕容氏

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寇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

通鑑卷八十一

晉紀三武帝

七

歛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
或云慕容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余謂
步搖之說誕或云之說慕容氏
既得中國其臣子從而為之辭莫護跋生木延木延

生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

大單于單音蟬冬十月涉歸始寇昌黎昌黎漢之交黎縣屬遼西郡東

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正始五年鮮卑內附復置遼
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後立昌黎郡慕容氏始此

考異曰帝紀云慕容廆按范亨燕書武宣紀廆泰
始五年生年十五父單于涉歸卒太康四年也此年

入寇當是涉歸十一月壬寅高平武公陳騫薨考異曰帝紀云大

司馬按騫以咸寧三年是歲揚州刺史周浚移鎮

秣陵魏揚州治壽春晉平吳乃移治秣陵揚者江南

統丹陽宣城淮南廬陵廬江毗陵吳興會稽東陽
新安臨海建安晉安豫章臨川鄱陽南康凡十八郡

吳民之未服者屢為寇亂浚皆討平之賓禮故老搜

求俊又威惠並行吳人悅服

三年春正月丁丑朔帝親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

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

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

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

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考異曰地理志太康元年

隸校尉帝嘗南郊禮畢問毅而無年月晉春秋問毅
在此月而不言毅官按毅傳六年自司隸遷左僕射

或者此年尚未改為毅為司隸糾糾繩豪貴無所顧忌

糾繩也今從毅傳糾繩也皇太子鼓吹入東掖門臣子至宮掖門屏儀導下車而入太

于鼓吹人掖門為不敬吹昌瑞翻

毅劾奏之

又戶槩翻

中護軍散騎

常侍羊琇與帝有舊恩

帝咸熙元年秀音秀

典禁兵

豫機密十餘年恃寵驕侈數犯法

數所翻

毅劾奏琇罪

當死帝遣齊王攸私請琇於毅毅許之都官從事廣

平程衛徑馳入護軍營收琇屬吏

屬之欲翻

考問陰私先

奏琇所犯狼籍然後言於毅帝不得已免琇官未幾

復使以白衣領職

幾居豈翻

琇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後

將軍王愷文明皇后之弟也

景帝羊后謚景獻文帝王后謚文明從才用翻

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三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

相高愷以糴澳釜

糴盈之翻餉也說文白米蘖煎也一日濡弱者為糴澳於到翻今台

明謂以水沃釜為澳鑊又乙六翻

崇以蠟代薪

蠟蜜也

愷作紫絲步障

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

步障夾道設之以崇塗障蔽若今之望恩

屋以椒

椒性溫而芬馥

愷用赤石脂

本草圖經曰赤石脂出濟南射陽及太山之陰

蘇恭云濟南太山不開出者惟號州盧氏縣澤州陵川縣慈州呂鄉縣並有及宐州諸山亦出今出潞州

以色理鮮賦者為勝

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

本草珊瑚生海底柯枝明

潤如玉

高二尺許愷以示石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

如鐵

意手搥也以鐵為之若今之骨朵子

愷怒以為疾已之寶崇曰不足多

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

六七株如愷比者甚眾愷恍然自失

恍惚翻自失不得意貌

騎司馬傅咸上書曰

晉志曰驃騎以下及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置長史

司馬各治直先王之治天下之翻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古

黎民五十而後食肉六十而後衣帛衣於既翻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

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

患不足由於奢也欲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

相高尚無有窮極矣詰去古翻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

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為三公中書監荀勗侍中

馮統以伐吳之謀深疾之統都感翻會帝問華誰可託後

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忤五故翻勗

因而譖之甲午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華至鎮撫循

夷夏夏戶雅翻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馮統侍帝從容語

及鍾會從千容翻統曰會之反頗出太祖會反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

元年文帝廟號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聞

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

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事見論語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

滅事並見漢高帝紀五王兩韓信彭越英布盧縮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光武

不使功臣預政事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

之異也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智有限而太

祖誇獎無極居以重執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筭無遺

策功在不賞遂搆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

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

不以人廢

觀張華寔
竟即趙朝
無益也

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宐思堅冰之漸音稽

啟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勿使如會之

徒復致傾覆復扶又翻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統因

屏左右而言曰屏必郢翻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于天下

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

不徵華 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涉歸於昌黎

斬獲萬計敗補邁翻 晉公賈充老病上遣皇太子省視

起居省悉景翻 充自憂謚傳充自知姦回弑逆後當加惡謚且不能逃良史之筆誅傳

柱戀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從才用翻夏見賢遍翻

四月庚午充薨世子黎民早卒無嗣妻郭槐欲以充

外孫韓謚為世孫韓謚充婿韓壽之子世孫謂嫡孫承祖父之世者 郎中令

韓咸中尉曹軫諫曰晉制諸王及諸郡公國有禮無郎中令中尉大農為三卿 禮無

異姓為後之文今而行之是使先公受譏於後世而

懷愧於地下也槐不聽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

報槐遂表陳之云充遺意帝許之仍詔自非功如太

宰始封無後者皆不得以為比及太常議謚博士秦

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悖蒲內翻 昔鄩養外孫莒公

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鄩春秋襄六年莒人滅鄩公羊傳曰取後於莒也莒女有為鄩夫人者立其出也穀梁傳曰莒人滅鄩也 絕父祖

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

謚不聽於公人至自

通鑑卷八十一

晉紀三 武帝

九

謚即賈充
不俱矣

荒公帝不從更謚曰武。閏月丙子，廣陸成侯李胤

薨。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統、楊珧皆惡之。惡鳥路翻

統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宐從親者始，親者莫

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

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

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為然。冬十二月

甲申，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

朝直遙翻。周禮九命作伯。鄭玄曰：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也。鄭司農云：長諸侯為

方伯，其揆一也。侍中司空齊王攸佐命立勳，劬勞王室

其以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仍加崇

典禮。主者詳案舊制施行。以汝南王亮為太尉，錄尚

書事，領太子太傅、光祿大夫、山濤為司徒，尚書令衛

瓘為司空，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為攸至親盛德

侔於周公，宐贊皇朝與聞政事。與讀日預今出攸之國，假

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典戎典兵也。詩韓

為楨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

后待攸之宿意也。待攸事見上。卷咸寧二年若以同姓寵之太厚

則有吳楚逆亂之謀。漢之呂霍王氏皆何人也。渾之意蓋

謂齊王不當疑也。三楊不當信也。歷觀古今苟事之輕重所在，無不為

害。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耳。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

直指三楊

調停

疑至于疏者庸可保乎。愚以為太子太保缺空留攸
 居之與汝南王亮楊珧共幹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
 正既無偏重相傾之執又不失親親仁覆之恩計之
 盡善者也。又覆敷於是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熹中護
 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熹許記翻又音帝並
 不從濟使其妻常山公主及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
 顙涕泣請帝留攸。音音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
 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
 哭人邪乃出濟為國子祭酒德為大鴻臚。自侍中出
 羊琇與北軍中候成粲謀見楊珧手刃殺之。北軍中

軍置北軍五營魏省泰始四年罷中軍將珧知之辭疾

不出諷有司奏琇左遷太僕琇憤怨發病卒李熹亦
 以年老遜位卒於家熹在朝朝直遙姻親故人與之
 分衣共食而未嘗私以王官人以此稱之是歲散
 騎常侍薛瑩卒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為第
 一乎喜曰瑩在四五之間安得為第一夫以孫皓無
 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沈持避
 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正不懼者
 第三也斟酌時空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脩慎不
 為譖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復扶故彼上

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又安得為第一乎遠于願翻近其

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尚書右僕射魏舒為左僕射下邳王晃為右僕射晃孚之子也 戊午新沓康伯山

濤薨魏明帝景初三年以遼東東沓縣吏民過海居齊郡界者立為新沓縣 帝命太

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庾粲太叔廣劉暉粲讀曰敷太叔

復姓鄭莊公之弟段封於京謂之京城太叔儀暉他昆翻 繆蔚郭頤

秦秀傅珍上表曰繆姓也蔚紆勿翻昔周選建明德

以左右王室周公康叔聃季皆入為三公左傳衛太

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左右讀如佐右聃乃甘翻明股肱之

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漢諸侯王位在丞相三公上其

入讚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

名為隆寵也漢諸侯王讚朝政者惟東平王蒼耳今使齊王賢邪則不

宐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宐大啟

土宇表見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

方任嬰之嬰縈也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

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見詩江漢常武篇宰相

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

與論太平之基數色角翻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

章矣司馬彪郡國志齊國東于八百里專純之子暉毅之子也專

武王

曹志

既具草先以呈純純不禁事過太常鄭默博士祭酒

續漢志博士祭酒一人本僕射中興轉為志愴祭酒胡廣曰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也

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

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乎乃奏議曰古之夾輔

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五世及

葬禮記檀弓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古人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及其衰也

雖有五霸代興豈與周召之治同日而論哉言五霸代興以

尊周室不可與周召夾輔之治同日而論也治直吏翻自義皇以來豈一姓所

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

父長是以秦魏欲獨擅其權而纔得沒身周漢能分

其利而親疎為用此前事之明驗也志以為當如博

士等議帝覽之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

謂曹志本魏陳思王植之子植於魏文帝兄弟也且文帝之禁制植者為何如今尚不能明吾之心乎且

謂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所問者崇錫齊王禮物而已不問齊王當

出與不當出也橫造異論下有司策免鄭默橫下孟翻於是

尚書朱整褚碧奏志等侵官離局碧離灼翻離力智翻迷罔朝

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志等付廷尉科罪詔免

志官以公還第志在魏嗣爵陳王晉受禪降為郵城縣公其餘皆付廷尉

科罪庾純詣廷尉自首專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

免純罪首式又翻廷尉劉頌奏專等大不敬當棄市尚書

王就藩亦
古典而至
策免廷臣
宗彙構矣

夏侯駿駁
議宜錄

王允

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曰官立八座正為

此時六曹尚書并令僕為八座為下偽翻乃獨為駁議駁北左僕射下

邳王晃亦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粵是議主應

為戮首但粵家人自首宐并廣等七人皆巧其死命

巧貨也並除名二月詔以濟南郡益齊國濟子禮翻已丑立

齊王攸子長樂亭侯寔為北海王樂音洛命攸備物典

策設軒縣之樂樂天子宮縣諸侯軒縣軒縣者缺其一而縣讀曰懸六佾之舞

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朝直遙翻乘繩證翻三月辛丑朔

日有食之齊獻王攸憤怒發病乞守先后陵先后謂文

明皇也帝不許遣御醫診視診止忍翻候脉也諸醫希旨皆言

帝實忌攸
故易純得
簡之耳

無疾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

少齊王臥居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

憤恚而卒恚於避翻攸疾轉篤帝猶催上道上時掌翻攸自強

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

其無疾辭出數日歐血而薨帝往臨喪攸子固號踊

號戶訴父病為醫所誣詔即誅醫以固為嗣固俱初

帝愛攸甚篤為荀勗馮統等所構欲為身後之慮故

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

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

收淚而止詔攸喪禮依安平獻王故事事見七十九卷泰始八年

通鑑卷八十一 晉紀三 武帝 卷泰始八年

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雖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

必擇言而後發鮮息善翻夏五月己亥琅邪武王

仙薨冬十一月以尚書左僕射魏舒為司徒河

南及荆楊等六州大水荆強也言南蠻數為寇逆其人

道後服無道先強當警備也又云取荆山以名州統

江夏南郡襄陽南陽順陽義陽新城魏興上庸建寧

定都南平武陵天門長沙衡陽歸命侯孫皓卒

是歲鮮卑慕容涉歸卒弟刪篡立考異曰載記刪

將殺涉歸子鹿鹿亡匿于遼東徐郁家鹿戶賄翻又

五年春正月己亥有青龍二見武庫井中見賢通翻

燕高祖武
宜帝慕容
鹿

五行志作癸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尚書左僕射

劉毅表曰昔龍降夏庭卒為周禍國語曰夏之衰也

龍以伺于夏庭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

請其糝而藏之吉乃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糝在積

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糝

流入于王府之童妾未笄鬪而遭之既笄而孕當

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鬻孤服者取之以

迷于褒褒人有獄以入于幽王王遂嬖之使為后生

伯服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太子奔申申侯與犬戎伐

王殺之驪山下夏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易乾之

戶雅翻辛子血翻尋案舊典無賀龍之禮帝從之初陳羣以吏部

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

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

次等級以為九品

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元年

有言行脩著則

升之

行下孟翻

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

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姦蔽日滋劉毅上疏曰今

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

奪天朝之權執

操千高翻朝直遙翻

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

之忌

謂銓次高下或有不當而在公不以考校失實為罪負發人隱慝無所不至而在私不以告訐

為避忌用心百態營求萬端廉讓之風滅爭訟之俗成

為千偽翻

蓋中正之設於損政之道有

八高下逐彊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

品無寒門下品無執族一也置州都者

州都謂中正

本取

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也今重其

任而輕其人使駁違之論橫於州里

駁北角翻橫戶孟翻嫌讐

之隙結於大臣二也本立格之體為九品者謂才德

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

三也

錯千故翻

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法獨置中正

委以一國之重

縱子容翻

曾無賞罰之防又禁人不得訴訟使

之縱橫任意

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不

獲上聞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

給殊方

謂衣食有不給者容於殊方以取給也

面猶不識允盡其才而

中正知與不知皆當品狀采譽於臺府

譽音余

納毀於

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欲以治民也。治直之翻今當官著効者或附卑

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叙。是為抑功實而隆空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長知兩翻凡官不同。人事不同。能今

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為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白素

也釋素餐者以為空餐白論猶空言也而品狀相妨。七也。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

人馬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馬於虔翻解古隘翻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

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敝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亦

上疏曰。魏氏承喪亂之後。喪息浪翻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為一時選用之本耳。粗坐五翻今九

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為宜皆蕩除。末法咸用。土斷。以土著為斷也。斷丁亂翻自公卿以下。以所居為正。無復縣客

縣讀日懸遠屬異土。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則華競自息。各求於已矣。始平王文學江夏

李重上疏。自魏以來王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夏戶雅翻上時掌翻以為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則土斷之實行矣。帝雖善

其言而終不能改也 冬十二月庚午大赦 閏月

當陽成侯杜預卒 是歲塞外匈奴胡太阿厚帥部

落二萬九千三百人來降 帥讀曰率 降戶江翻 帝處之塞內西

河 處昌 呂翻 罷寧州入益州置南夷校尉以護之 置寧州見

七十九卷泰始七年 考異曰地理志太康三年廢寧州置南夷校尉今從華陽國志

六年春正月尚書左僕射劉毅致仕尋卒 考異曰晉春秋在

七年十月 今從本傳 戊辰以王渾為尚書左僕射渾子濟為

侍中渾主者處事不當 尚書主者也 處昌 呂翻當丁浪翻 濟明法繩

之 侍中管門下諸事 故得繩以法 濟從兄佑素與濟不協 從才 容翻 因毀

濟不能容其父帝由是疎濟後坐事免官濟性豪侈

帝謂侍中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之如何嶠曰濟

俊爽恐不可屈帝召濟切讓之既而曰頗知愧不 不讀

曰濟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愧之 謂帝不能容 齊王攸也 為

于僞 翻 他人能令親者疎臣不能令親者親 謂諫而 不聽也 以

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嶠洽之孫也 和洽見六十六卷 漢獻帝建安十四

年 青梁幽冀州旱 秋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冬

十二月庚子襄陽武侯王濬卒 是歲慕容暉為其

下所殺部眾復迎涉歸于鹿而立之涉歸與宇文部

素有隙 宇文部亦鮮卑種其先有大人曰普回因狩 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為天授其

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併以為氏何氏姓苑 曰宇文氏出自炎帝其後以嘗草之功鮮卑呼草為

不容其父
面詬其君
真逆子也

侯汾遂號為侯汾氏後世通稱

侯汾蓋音訛也代為鮮卑單于

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應劭曰肥子奔

每歲犯邊又東擊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

走保沃沮沮千余翻虜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

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魏舒稱疾固請遜位

以劇陽子罷舒所為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

知者考異曰舒遜位紀傳皆無年月本傳曰以災

災異遜位不復起耳

論此事日日未果確言亦欲遜位與其論此可謂瞻

之在前忽焉在後矣用論語顏淵之言夏慕容廆寇遼東

故扶餘王依慮子依羅求帥見人還復舊國請援于

東夷校尉何龕師讀曰率下同見賢通翻見人謂見

護賈沈將兵送之魏晉之間方鎮各置督護虜遣其

將孫丁帥騎邀之於路騎奇翻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

秋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各帥種落十萬餘口

請雍州降楊正衡曰莎素和翻帥讀曰率據晉書萎

各萎莎羌渠賀賴等種種章勇翻雍於用翻

九月

凡悒退之人最有味舒可味也

蘇夫自狀

賈沈

戊寅扶風武王駿薨冬十一月壬子以隴西王泰都

督關中諸軍事泰宣帝弟熲之子也熲渠龜翻是歲鮮

卑拓跋悉鹿卒鹿一作祿弟綽立自泰始以來鮮卑慕容拓跋二部日以彊盛故

史著其世。

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太廟殿陷九月改

營太廟作者六萬人 是歲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

鞠等復帥眾落萬一千五百口來降魏既分塞內匈奴為五部矣自去年來匈奴帥種落來降者十有餘萬口史不言所以處之之地此必自塞外來北匈奴之種落也復扶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比三年正月日食帝尋晏駕晉以大亂天

翻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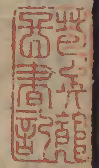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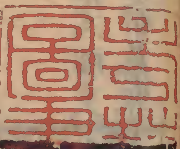
之示戒蓋昭昭矣。

夏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郡國三十

一大旱 秋八月壬子星隕如雨 地震

通鑑卷第八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亮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在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晉紀四 起屠維作噩盡著 雍敦祥凡十年

世祖武皇帝下

太康十年夏四月太廟成乙巳禘祭 禘大合祭也公羊傳曰大禘者

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禘胡夾禘 大赦

慕容廆遣使請降降戶五月詔拜廆鮮卑都督廆謁

見何龕以士大夫禮巾衣到門魏晉間士大夫謁見尊貴以巾襦為禮襦

單衣也龕口含翻龕嚴兵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

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為哉龕聞之甚慙

深敬異之受降如受敵居邊之帥嚴兵以見四夷之客未為過也何必以為慙乎時鮮

卑宇文氏段氏方疆段氏東部鮮卑也杜佑曰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代為鮮卑

東部大人徒河段疾六眷出遼西因亂被賣為漁陽烏桓大人庫儻家奴庫儻以其健使將人眾詣遼西

逐食遂招誘亡叛以至強盛余按晉書王浚傳段疾六眷務勿塵之子段氏自務勿塵以來強盛久矣疾六眷因亂被掠客或有之務勿塵既能為

部落之帥恐不待其子招誘而後能疆盛也數侵掠廆廆卑辭厚幣以事之段國單于階以女妻廆生皝

仁昭慕容段氏遂為婚姻之國數廆以遼東僻遠徙

居徒河之青山徒河縣前漢屬遼西後漢屬遼東屬國魏晉省併入昌黎郡界後慕容氏復置徒河縣拓跋魏太武真君八年併徒河入昌黎郡廣興縣杜佑曰徒河青山在營州郡城東百九十里

冬十月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明堂南郊除五帝座見七十九

卷泰始二年十一月丙辰尚書令濟北成侯荀勗卒濟

禮勗有才思思相善伺人主意伺相以是能固其寵

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尚書甚罔悵罔與罔同悵愒失志之貌

悵亦悵望失志之貌人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皇池諸君何賀

邪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

之甲申以亮為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

諸軍事治許昌徙南陽王東為秦王都督關中諸軍

事始平王瑋為楚王都督荊州諸軍事漢陽王允為

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按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荆揚二州疆土

曠遠統理尤難於是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之桂陽安成武昌合十郡置江

州則此時未有江州也疑江二並假節之國晉制都

二字衍更俟博考漢博木翻事有使持節有持節有假節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

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與使持節同假節惟軍軍令者犯立皇子又為長沙王穎為成都王晏為吳

王熾為豫章王演為代王皇孫適為廣陵王熾昌志

律又封淮南王子迪為漢王楚王子儀為毗陵王徙

扶風王暢為順陽王暢弟歆為新野公暢駿之子也

武陵王澹暢駿爵而不居關中之任故徙封琅邪王觀弟澹為東武公繇為東

安公觀佃之子也晉制宗室封郡公者制度如小國王澹徒覽翻又徒濫翻佃音冑

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才人位次美人李延壽曰晉武帝采漢魏之制三夫

人九嬪之下有美人才人中才生皇孫適宮中嘗夜

失火帝登樓望之適年五歲牽帝裾入閣中曰暮夜

倉猝安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對

羣臣稱適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

然恃適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復用王佑之謀從王濟

與羊祜等並事文帝帝寵以太子母弟東瑋允分鎮

要害要害謂雍又恐楊氏之偏復以佑為北軍中候

荆楊之地

通鑑卷八十二 晉紀四 武帝

成都王穎

康帝熾

愍懷太子

武陵王澹

東安王繇

賈后忌才

人復婦西

宮生愍懷

父子聚鹿

五胡不在

胡矣

典禁兵帝為皇孫適高選僚佐偽翻以散騎常侍劉

寔志行清素命為廣陵王傅自魏以來王國置師友

行下寔以時俗喜進趣孟翻少廉讓少詩欲令

初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乃得通之一官缺則

擇為人所讓最多者用之以為人情爭則欲毀已所

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優劣難分時讓則

賢智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已則讓之者多矣雖

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騫進趨而欲人見讓猶却行

而求前也淮南相劉頌王國置相漢制也上疏曰陛

下以法禁寬縱積之有素未可一旦以直繩御下此

誠時宐也然至于矯世救弊自宐漸就清肅譬猶行

舟雖不橫截迅流然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

濟也此引濟川為譬也濟大川者雖不橫絕大川亂

登陸之路然後泛濟否則為水勢所自泰始以來將

三十年帝受禪改元泰始比諸事業不茂既往言立

業不加茂以陛下明聖猶未反叔世之敝以成始初

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使夫異時大業或有不妥

其憂責猶在陛下也臣聞為社稷計莫若封建親賢

然安審量事執可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以維

帶京邑若包藏禍心其執不足獨以有為其齊此甚

劉頌前奏
專寺當奔
市非端人

套甚

難。陛下安與達古今之士深共籌之。帝之使諸王分

齊之。此劉頌所為深慮也。周之諸侯有罪誅放其身而國祚不泯

如周烹齊哀公而立其弟靜宣王誅魯侯伯御而立孝公之類。漢之諸侯有罪或無

子者國隨以亡。見前後漢紀。今安反漢之敝循周之舊則

下固而上安矣。余謂晉之所以待藩王者其安不在此也。天下至大萬事

至衆人君至少。紹始同於天日是以聖王之化執要

於已委務於下非惡勞而好逸。好呼誠以政體寔然

也。夫居事始以別能否甚難察也。別彼因成敗以分

功罪甚易識也。易以或翻今陛下每精于造始而怠

於考終。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人主誠能居易執要論

功罪於成敗之後則羣下無所逃其誅賞矣。古者六

卿分職冢宰爲師。周禮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

是爲六卿而冢宰總之。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此西都

也。今尚書制斷諸卿未成。自漢光武以來以吏事責

而已斷於古制爲太重。可出衆事付外寺。外寺謂使

得專之。尚書統領大綱。若丞相之爲歲終課功校簿

賞罰而已。斯亦可矣。今動皆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

得復以罪下。復扶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細

過謬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

矣。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御

臺官及諸州刺史皆監司也。朝直遙翻。監工銜翻。

蓋由畏避豪強而又懼職

事之曠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

而撓法在其中矣。幼戶槩翻。又戶得翻。撓奴教翻。是以聖王不善碎

密之案必責凶猾之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創

業之勲在于立教定制使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

後世憑之雖昏猶明雖愚若智乃足尚也。言法制脩明雖後嗣昏愚有所據依則其治猶若明智之為也。此言蓋指太子不能克隆堂構而帝又無典則以貽子孫也。然

若非其人道不虛行以劉禪之庸而輔之以諸葛亮則昭烈雖死猶不死也。孔明死則孔明治蜀之法制雖在禪不能守之矣。至夫脩飾官署凡諸作役恒傷太過。恒戶登翻。

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今勤

所不須以傷所憑竊以為過矣帝皆不能用詔以

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時改匈奴五部為五部都尉。淵輕財好施

好呼到翻。施式智翻。傾心接物五部豪桀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為劉淵得眾以移晉祚張本。奚軻男女十萬口來降。奚軻亦夷種也。

孝惠皇帝上之上。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謚法柔質慈民曰惠。

永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太熙。太熙武帝所改至四月巳酉太

子即位改元永熙未踰年改元猶為非禮安有先帝初棄羣臣太子即位而遽以是日改元乎。巳

巳以王渾為司徒司空侍中尚書令衛瓘子宣尚

繁昌公主宣嗜酒多過失楊駿惡瓘欲逐之。惡烏路翻。乃

與黃門謀共毀宣勸武帝奪公主瓘慙懼告老遜位

通鑑卷八十三 晉紀四 惠帝 六

詔進璽位太保以公就第唯封當劇陽康子魏舒

薨三月甲子以右光祿大夫石鑿為司空晉志左

大夫假金章紫綬及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者品秩第二帝疾篤未有顧命勳

舊之臣多已物故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

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

心腹會帝小間間如字間者病小差也見其新所用者正色謂

駿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去年遣亮出督豫州乃令

中書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又欲擇朝士有聞望者

數人佐之朝直遙翻駿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去

中書監華廙恐懼華戶化翻廙逸自往索之終不與

會帝復迷亂索山客翻復扶又翻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領之夏

四月辛丑皇后召華廙及中書令何劭口宣帝旨作

詔以駿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

尚書事詔成后對廙劭以呈帝帝視而無言廙歆之

孫劭曾之子也華歆仕漢魏之間何曾仕魏晉之遂

趣汝南王亮赴鎮趣讀日促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

右言未至帝遂困篤已酉崩于含章殿年五十五坤

章可貞坤以含弘為德后道也含章殿在帝宇量弘

厚明達好謀好呼到翻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即

皇帝位大赦改元改太熙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賈

雜詔

通鑑卷八十三 晉紀四

七

氏為皇后楊駿入居太極殿前殿也梓宮將殯六宮出

辭而駿不下殿時梓宮蓋自舍章殿徙殯太極殿也以虎賁百人自衛

賁音奔詔石鑒與中護軍張劭監作山陵監工衙翻汝南王

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亮自大司馬出鎮未行尚居府

中不敢入宮臨喪而哭于大司馬府門外君父之喪哭於門外非禮也出營城外表求

過葬而行或告亮欲舉兵討駿者駿大懼白太后今

帝為手詔與石鑒張劭使帥陵兵討亮劭駿甥也即

帥所領趣鑒速發帥讀曰率趣讀曰促鑒以為不然保持之亮保

不舉兵而持討亮之兵不發也亮問計於廷尉何勗勗曰今朝野皆

歸心于公朝直遙翻下同公不討人而畏人討邪亮不敢發

夜馳赴許昌乃得免駿弟濟及甥河南尹李斌皆勸

駿留亮駿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曰家兄若徵大

司馬退身避之門戶庶幾可全幾居希翻咸曰宗室外戚

相恃為安但召大司馬還其崇至公以輔政無為避

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五月辛未葬

武帝于峻陽陵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依魏明帝即

位故事普進封爵以求媚于眾左軍將軍傅祗晉志曰按

魏明帝時有左軍則左軍魏官也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

功者也駿不從祗嘏之子也傅嘏仕魏顯于嘉平正元之間丙子詔

中外羣臣皆增位一等預喪事者增二等二千石已

石鑒

何勗

傅祗

古今至痛之言

通鑑卷八十三

上皆封關中侯

按漢獻帝建安二十年魏武王置關中侯據晉書帝紀關中侯又在關內

復租調一年

復方目翻散騎常侍石崇前書侍中石崇

此書散騎常侍必有一誤蓋因舊史成文也

散騎侍郎何攀共上奏

上時掌翻

以為帝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

優於泰始革命之初及諸將平吳之功輕重不稱

且大晉卜世無窮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有爵必

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侯矣不從詔以太尉駿為太

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傳咸謂駿

曰諒闇不行久矣諒闇三年之制不行久矣闇音陰

今聖上謙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為善懼明公未

易當也

易以或翻下同周公大聖猶致流言周成王幼冲周公攝政而四國

况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

武帝泰始二年帝為皇太子時年九歲至

以察其忠款言豈在多駿不從咸數諫駿漸不平欲

出咸為郡守李斌曰斥逐正人將失人望乃止楊濟

遺咸書曰數所角翻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

了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慮咸以直言致禍也咸復書曰衛公

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而逆

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言世人不自古以直致禍者

能直言特以苟且為保身之計耳

李斌

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欲以亢厲為聲亢口故致

忿耳安有恹恹忠益而返見怨疾乎恹若紅翻恹恹信也包咸曰恹

也楊駿以賈后險悍多權略忌之悍下罕翻又疾肝翻故以其

甥段廣為散騎常侍管機密張劭為中護軍典禁兵

凡有詔命帝省訖省悉景翻人呈太后然後行之駿為政

嚴碎專愎愎弼力翻狠也中外多惡之惡烏路翻馮翊太守孫楚

謂駿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當以至公誠信謙順

處之守式又翻處昌呂翻今宗室彊盛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

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昵尼質翻駿不從楚資之

孫也孫資事魏三祖掌機密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也數以

直言犯駿他人皆為之懼景皇后居弘訓宮置少府數所角翻為于偽翻欽

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楊駿字文長不

過疎我我得疎乃可以免不然與之俱族矣駿辟匈奴

東部人王彰為司馬匈奴東部即匈奴左部也居太原茲氏縣彰逃避

不受其友新興張宣子怪而問之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省雲中定襄五

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為新興郡屬并州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

不敗况楊太傅昵近小人疎遠君子近其斬翻專權遠于願翻

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懼及禍奈何

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惟思嗣子既不克

負荷荷下可翻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駿楊

三彩

孫楚

孫楚

之敗人皆知之獨駭不知耳凶人吉其凶其謂是乎復扶又翻秋八月壬午立廣陵

王適為皇太子以中書監何劭為太子太師衛尉裴

楷為少師吏部尚書王戎為太傅前太常張華為少

府衛將軍楊濟為太保尚書和嶠為少保晉東宮六

具拜太子母謝氏為淑媛媛于眷翻晉志淑妃淑媛

容華充華是為賈后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

相見初和嶠嘗從容言于武帝曰從千容翻皇太子有淳

古之風而末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後

與荀勗等同侍武帝武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直朝

等並稱太子明識雅度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武

帝不悅而起及帝即位嶠從太子適入朝賈后使帝

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如何嶠曰臣昔事

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冬十月辛酉

以石鑿為太尉隴西王泰為司空以劉淵為建威

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淵為五部大都督則左

元康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永平永平楊駿執政

改元元康初賈后之為太子妃也嘗以妬手殺數人又

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孕以證翻武帝大怒脩金墉城將

廢之荀勗馮統楊珧統丁感翻及充華趙粲共營救

和嶠

楊太后不以此廢之而反為廢舉朝皆婦人也

通鑑卷八十二

晉紀四惠帝

七

之曰賈妃年少妬者婦人常情長自當差少詩照翻

差楚楊后曰賈公罔有大勲於社稷賈充字公罔晉

懈翻妃親其女正復妬忌豈可遽忘其先德邪復扶妃

由是得不廢后數誠厲妃數所妃不知后之助已返

以后為構已於武帝更恨之及帝即位賈后不肯以

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為太傅駿所抑殿中

中郎渤海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晉制二衛置殿

尉司馬陰構駿云將危社稷黃門董猛素給事東宮

為寺人監寺人監主東宮諸閣陸賈后密使猛與觀

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肇報汝南王亮使舉兵討駿

亮不可肇報都督荊州諸軍事楚王瑋瑋欣然許之

乃求入朝駿素憚瑋勇銳欲召之而未敢因其求朝

遂聽之二月癸酉瑋及都督揚州諸軍事淮南王允

來朝朝直三月辛卯孟觀李肇啟帝夜作詔誣駿謀

反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駿封臨命東

安公繇帥殿中四百人討駿帥讀楚王瑋屯司馬門

以淮南相劉頌為三公尚書漢成帝置三公尚書主

歲盡考課屯衛殿中殿廣跪言於帝曰楊駿孤公無

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廣駿甥也使為近侍以防

帝不答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眾

懲魏孤立
大封諸藩

詩柳柳兵
卒之八王

屠戮至石
勒殺四十

八王御失
其道也

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
 必是闒豎為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安燒雲龍門以脅
 之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雲龍門洛陽宮城正南門萬春門東門也說輪芮翻
為下偽翻引東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
索山客翻殿內震懼必斬送之不然無以免難難乃旦翻駿素怯懦
 不決乃曰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大奈何燒之
 侍中傅祗白駿請與尚書武茂入宮觀察事執因謂
 羣僚曰宮中不空空遂揖而下階眾皆走茂猶坐祗
 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謂天子也自東漢以來皆然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黨左軍將軍

劉豫

劉豫陳兵在門遇右軍將軍裴頠魏有左軍武帝又置後軍是為四軍頠魚毀翻問太傅所在頠給之曰給徒亥翻向於
 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頠
 曰安至廷尉豫從頠言遂委而去委兵而去尋詔頠代
 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頠秀之子也裴秀見七十八卷魏元帝
咸熙元年皇太后題帛為書射之城外射而亦翻下同曰救太傅
 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而殿中兵出燒駿
 府又令弩手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
 駿逃于馬廐就殺之孟觀等遂收駿弟珣濟張劭李
 斌段廣劉豫武茂及散騎常侍楊逸中書令蔣俊東

冤哉文書

張華裴鮮

此處大為

買后着力

已乃私言

於朝堂誰

敢

夷校尉文鴛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

公繇曰表在石函表見入十卷武帝咸寧三年作

戶之外西壙之中有石函不函藏之宗廟摯虞云廟主藏于

名曰宗祏函中箚以盛主可問張華衆謂宐依鍾毓

例爲之申理鍾毓例見七十八卷魏元繇不聽而賈

氏族黨趣使行刑趣讀曰促

珽號叫不已號戶刑者以刀

破其頭繇諸葛誕之外孫也故忌文鴛以爲駿黨而

誅之諸葛誕文鴛事見七十七是夜誅賞皆自繇出

威振内外王戎謂繇曰大事之後宐深遠權執繇不

從遠願翻壬辰赦天下改元改元賈后矯詔使後軍將

軍荀悝送太后於永寧宮魏建永寧宮太后居之悝苦回翻特全太

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太后居龐氏尋復諷羣

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履霜者堅冰之漸言

也此誣楊太后以爲與駿爲姦謀非一日圖危社稷

之積也復扶又翻下可復司復同漸如字

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將即亮翻同惡相濟自絕于天

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文姜魯桓公之夫人也齊襄

既立夫人孫于齊殺梁傅曰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

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

絕之也不若于蓋奉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

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詔曰此大事更詳之有司

又奏安廢太后曰峻陽庶人武帝陵中書監張華議

太后非得罪於先帝今黨其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宐

言孫以容其身

依漢廢趙太后為孝成后故事。

事見三十五卷漢哀帝元壽元年

皇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之恩左

僕射荀愷與太子少師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謀

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安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於是

有司奏從晃等議廢太后為庶人詔可又奏楊駿造

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尉太后之心今太后

廢為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不許有司復固請

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請賈

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

號戶川翻稽音董養遊太學董養浚儀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為乎

片所以申孝弟之義今滅母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

容故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乃至此乎

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

養後與妻荷擔官屬欲誅之侍中傅祗啟曰昔魯芝為曹爽司馬斬

關赴爽

事見七十五卷魏邵宣帝用為青州刺史駿

之僚佐不可悉加罪詔赦之壬寅徵汝南王亮為太

宰與太保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以秦王東為大將

軍東平王楙為撫軍大將軍楚王瑋為衛將軍領北

軍中候下邳王晃為尚書令東安公繇為尚書左僕

僚佐不加
罪太后耻
何事

竟陵王楙

射進爵為王。楸望之子也。封董猛為武安侯。三兄皆為亭侯。亮欲取悅眾心，論誅楊駿之功，督將侯者于

八十一人

將即亮翻御史中丞傅咸遺亮書曰：今封賞熏

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未之有也。無功而獲賞，則人

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濫賞所以開覲幸之心，其禍誠如此。

遺于季翻凡作此者，由東安公人謂殿下既至，當有

以正之，正之以道，眾亦何怒？眾之所怒者，在於不平

耳。而今皆更倍論。言亮論功行賞，又倍於東安公之時也。莫不失望。亮

頗專權，執咸復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

天下所以誼譁。今之處重，宐反此失，靜默順神，有大

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過尊門，冠蓋

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宐弭息。翕衆也，合也，習重也，因也，仍也。

言衆人翕合相因而至也，復扶又翻處昌呂翻比毗至翻塞悉則翻又夏侯長容無功

而暴擢為少府，論者謂長容公之姻家。夏侯駿字長容，婿家女之

所因，故曰姻。鄭玄曰：婿父曰姻。夏戶雅翻故至於此，流聞四方，非所以為

益也。亮皆不從。賈后族兄車騎司馬模從舅右衛將

軍郭彰。晉文帝置中衛及衛將軍，武帝受命，分為左右衛將軍，從才用翻女弟之子

賈謐。賈后女弟賈午適韓壽，生謐。賈充無後，以謐為後。與楚王瑋、東安王繇

並預國政。賈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賈氏憚之，繇

兄東武公澹素惡繇。惡烏路翻屢請之於太宰亮，曰：繇專

免繇是

賈郭

行誅賞欲擅朝政庚戌詔免繇官又坐有悖言廢徙

帶方帶方縣漢屬樂浪郡公孫度置帶方郡杜佑曰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有鹽縣以南荒地置帶

方於是賈謐郭彰權執愈盛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

好學喜延士大夫喜許記翻郭彰石崇陸機機弟雲

和郁及榮陽潘岳武帝泰始二年分河南置榮陽郡清河崔基齊大夫崔

勃海歐陽建姓譜越王句踐之後封於烏程歐陽子孫因以為氏蘭陵繆

徵是年分東海置蘭陵郡京兆杜斌摯虞按毛詩傳摯國出於任姓子孫以國為氏

琅邪諸葛詮詮且弘農王粹襄城杜育武帝泰始二年分汝南置

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沛國劉瓌周恢安平牽秀

穎川陳珍高陽許猛泰始元年分河間涿郡置高陽國瓌姑河翻珍止忍翻彭

城劉訥中山劉輿輿弟琨皆附於謐號曰二十四友

郁嶠之弟也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及廣城君郭

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太宰亮太保瓘以楚

王瑋剛復好殺惡之復浦通翻好呼到欲奪其兵權

以臨海侯裴楷代瑋為北軍中候瑋怒楷聞之不敢

拜不敢拜受亮復與瓘謀復扶又翻遣瑋與諸王之

國瑋益忿怨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姓譜古有岐

皆又周太王居岐山文王遷豐其支庶畱岐者為岐氏皆有寵於瑋勸瑋自昵於

賈后昵尼后畱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駿衛瓘

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武

士無持

波流至此

二陸皆

願入洛安

能慎所之

檢與謐善

又預誅謐

功可晒

泰始四年罷振威陽威護軍置左右積弩將軍一議
晉太康中置積射積弩營營二千五百人並以將軍
領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瓘
亦誣亮瓘廢立刑一
以瓘撫林事也見八且患二公執政已不得專恣夏
不中相陸入死比矣

泰始四年罷振威陽威護軍置左右積弩將軍一議
晉太康中置積射積弩營營二千五百人並以將軍
領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瓘
亦誣亮瓘廢立刑一
以瓘撫林事也見八且患二公執政已不得專恣夏
不中相陸入死比矣
六月后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
事王空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諸宮門免亮及
瓘官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覆奏黃門曰事恐漏
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勒本軍
瑋所掌北軍也復矯詔召三十六軍
管洛城內外告以二公
潛圖不軌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
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帥徑詣行府助順討逆

李龍

劉準

不當致仕之報

日又矯詔亮瓘官屬一無所問皆罷遣之若不奉詔
便軍法從事遣公孫宏李肇以兵圍亮府侍中清河
王遐收瓘亮帳下督李龍曰外有變請拒之
晉制諸大將軍皆置帳下督及門下督
亮不聽俄而兵登牆大呼
呼火亮驚曰吾無貳心何故至此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趣
兵攻之
趣讀曰促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
俊又如林猶可力戰又不聽遂為肇所執歎曰我之
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矩俱死衛瓘左右亦疑
遐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瓘不聽初瓘
為司空
武帝太康三年瓘為
帳下督榮晦有罪
榮姓

周榮公之後莊斤遣之至是晦從遐收瓊輒殺瓊及

子有榮啟期子孫共九人遐不能禁岐盛說瑋說輸芮空因兵執

遂誅賈郭以正王室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太

子少傳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天

下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空以瑋專殺之罪

誅之賈后亦欲因此除瑋深然之是時內外擾亂朝

廷恟懼不知所出陶許張華白帝遣殿中將軍王宮

齋騶虞幡出麾眾曰楚王矯詔勿聽也晉制有白虎

騶虞仁獸故以解兵眾皆釋仗而走瑋左右無復

一人窘迫不知所為遂執之下廷尉下遐乙丑斬之

瑋出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監丁曰

幸託體先帝而受枉乃如此乎公孫宏岐盛並夷三

族瑋之起兵也隴西王泰嚴兵將助瑋泰宣帝祭酒

丁綏諫曰公為宰相秦時為司空晉公不可輕動且

夜中倉猝空遣人參審定問問音問也定問秦乃止

衛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每怪一國蔑然

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春秋公羊傳曰春秋君弒

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於是太保主簿劉繇

等執黃幡擗登聞鼓古者設諫鼓立謗木所以通下

之門外以待達窮者鄭司農注云窮謂窮冤失職者

通鑑卷八十二

晉紀四惠帝

七

此一着妙

瑋後利
怨適自殺

丁綏

衛瓘女

劉繇

聞鼓之始也登聞鼓之名蓋始於魏晉之間過陟加翻擊也上言曰初矯詔者至

公即奉送章綬單車從命綬音受如矯詔之文唯免公

官而故給使榮晦輒收公父子及孫一時斬戮乞驗

盡情偽加以明刑乃詔族誅榮晦追復亮爵位謚曰

文成封瓘為蘭陵郡公謚曰成於是賈后專朝朝直遙翻

下委任親黨以賈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賈謚與后

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據杜預左傳注庶姓非同姓而儒雅

有籌略為眾望所依欲委以朝政疑未決以問裴頠

頠贊成之廣城君郭槐頠從母也故賈氏親信頠乃以華為侍中中書

監頠為侍中又以安南將軍裴楷為中書令加侍中

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賈

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華賈模與華頠同心輔政故數

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秋

七月分荆楊十郡為江州是時方因江水之名置江州八月辛

未立隴西王泰世子越為東海王九月甲午秦獻

王東薨辛丑徵征西大將軍梁王彤為衛將軍錄

尚書事彤余中翻

二年春二月己酉故楊太后卒於金墉城是時太后

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卒子恤翻

賈后恐太后有靈或訴寃於先帝乃覆而殯之仍施

諸厭劾符書藥物等

厭益涉翻伏也劾胡得翻治鬼曰劾

秋八月壬

子赦天下

三年夏六月弘農雨雹深三尺

雨于具翻度深曰深音式禁翻

鮮

甲宇文莫槐為其下所殺弟普撥立

拓拔綽卒子

弗立

四年春正月丁酉安昌元公石鑒薨

鑒封昌安縣侯

今從帝紀

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吏秋八月

郝散帥眾降馮翊都尉殺之

郝呼各翻郝散若自上黨帥眾向洛陽歸降當

入河內界今為馮翊都尉所殺蓋自穀遠歷河東是界度河至馮翊界而被殺也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歲大饑

司隸校尉傅咸卒

考異曰三十國晉春秋元康四年七月傅咸

書附年月多差外故以本傳為定咸性剛簡風格

峻整初為司隸校尉上言貨賂流行所宐深絕時朝

政寬弛權豪放恣咸奏免河南尹澹等官

澹河南尹之名音徒

濫翻又徒覽翻

京師肅然

慕容廆徙居大棘城

廆自徒河之青山徙

大棘城杜佑曰棘城即帝顓頊之一墟在營州郡城東南一百七十里

一拓拔弗卒叔父

祿官立

五年夏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寸

雨于具翻深式浸翻

荆揚亮

豫青徐六州大水

冬十月武庫火

考異曰三十國晉春秋云閏

月宋志五行志閏月庚寅今從晉書帝紀

焚累代之寶

華傳曰趙王倫孫秀與華有隙疾華

如讐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祖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屨篋盡焚

馬據通鑑則倫秀之際開於明年蓋數誅大及二百

萬人器械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庫大調兵器調徒

拓拔祿官分其國為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

自統之水經注濡水出禦夷鎮東南鎮拓拔魏一居

代郡參合陂之北參合陂在代郡參合縣後漢晉省

使兄沙漠汗之子猗屯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

定襄之盛樂二漢志曰成樂後漢志屬雲中郡魏晉省拓拔魏後置盛樂郡汗音寒也徒河翻使猗

屯弟猗盧統之猗盧善用兵西擊匈奴烏桓諸部皆

破之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姓譜箕商箕

父從才用翻往依拓跋氏說猗屯猗盧招納晉人猗

屯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眾史言拓拔氏蓋疆

宗室雖已自相屠而四方未為變也衛操箕澹輩何

為去華就夷如其早計也中國之人可為凜凜矣

漢嚴邊關之禁懼有罪者亡命出塞耳若無威刑之

迫乎其後一旦去桑梓而逐水草是必有見也邊關

不之詰朝廷不之虞晉之無政

六年春正月赦天下下邳獻王晃薨以中書監張

華為司空太尉隴西王泰行尚書令徙封高密王

夏赫散弟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羗盧水胡俱反北

有馬蘭山羗居其中因為種落之名又按馬蘭山唐

時屬同州界時蓋屬馮翊北地二郡界也盧水胡居

安定殺北地太守張損敗馮翊太守歐陽建敗補征

西大將軍趙王倫信用嬖人琅邪孫秀與雍州刺史

代王猗盧

大臣宗室屠戮殆盡何暇問邊

濟南解系爭軍事更相表奏

變甲義翻又博計翻濟子禮翻解戶買翻姓也

春秋晉有大夫解揚更工衡翻歐陽建亦表倫罪惡朝廷以倫撓亂

關右撓火高翻撓也擾也又音擾又女教翻徵倫為車騎將

軍以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

系與其弟御史中丞結皆表請誅秀以謝氏羗張華

以告梁王彤使誅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冉為之說彤

曰為于偽翻氏羗自反非秀之罪秀由是得免倫至洛陽

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張華使梁王彤殺秀而不遂既至洛

陽獨不能明正其罪而誅之邪倫因求錄尚書事又求尚書令張華

裴頌固執以為不可倫秀由是怨之為倫秀殺華頌系張本秋

八月解系為郝度元所敗敗補邁翻秦雍氏羗悉反立氏

帥齊萬年為帝圍涇陽涇陽縣前漢屬安定郡後漢晉省賢曰涇陽故城在今原

州平涼縣南帥所類翻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梁王彤

嘗違法處按劾之劾戶槩翻又戶得翻冬十月詔以處為建威

將軍與振威將軍盧播沈約志振威將軍始於東漢之時宋登為之俱隸

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齊萬年中書令陳準言於朝

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景懷皇后夏侯氏也故駿為外戚夏

戶雅翻朝直遙翻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吳人忠直勇果

有仇無援安詔積弩將軍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

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以不救而陷之

孟觀

陳準

自妙

其敗必也。朝廷不從。齊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嘗為

新平太守。袁山松曰：漢獻帝興平元年分安定之有

文武才，若專斷而來，斷丁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

成禽耳。關中饑疫，初略陽清水氏楊駒。略陽縣

水郡，後漢改天水郡，為漢陽郡。獻帝初平四年分漢

陽上郡置永陽郡，魏改為廣魏郡。武帝泰始中更名

略陽郡。清水縣前漢屬天水郡。後漢志省，晉志復見。

始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

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為羊腸蟠道三十

六回而上。仇池，漢書地理志所謂天池。大澤在武都

仇池山在今成州上祿縣南。三秦記曰：仇池山在倉

洛二谷之間，常為水所衝激，故下石而上土，形似覆

壺。仇池記曰：仇池百頃，周回九千四百步，天形四方

壁立千仞，自然樓櫓，却敵分置，調均，竦起數丈，有踰

人力，東西二門，盤道下至上，凡有七里。至其孫千萬

附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彊，盛徙居略陽。飛

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十二

月自畧陽帥部落四千家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

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欲

去者衛護資送之。是後楊氏遂世據是歲以揚烈

將軍巴西趙廞為益州刺史，發梁益兵糧助雍州討

氏羗。廞許今翻為趙廞，亂蜀殺氏羗。耿勝陳摠以啟巴氏張本

諸王皆不知戰徒擁兵權損長將耳

七年春正月，齊萬年屯梁山，有眾七萬。前漢志：扶風

梁山，梁王彤、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

道監卷八十三 晉紀四 惠帝 二十四

後繼必敗不徒亡身為國取恥彤駿不聽逼遣之癸

丑處與盧播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六陌在馬處軍士

未食彤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眾弦絕矢盡

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効節致命之

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彤而亦不能罪也尤過

也秋七月雍秦二州大旱疾疫米斛萬錢丁丑

京陵元公王渾薨九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為司徒

太子太師何劭為尚書左僕射戎為三公與時浮沉

無所匡救委事僚案案此宰翻說文曰同官為僚輕

出遊放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

計常若不足復扶又翻會古外翻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種章

翻勇常鑽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

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

將無同程大昌曰不直云同而云將無同者晉人語

哀問嘉何在亮曰但自覓之哀歷觀指嘉曰將無是

也阮瞻指孔老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

掾掾于是時王衍為尚書令南陽樂廣為河南尹皆

善清談宅心事外宅居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

之行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為儀準朝直遙翻

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

衍口不言
錢縱妻聚
欽乞命石
勒勸稱尊

晉書卷八十二 惠帝

號名十風
流六率如
此

恐不止此

樂廣

生寧馨兒

少詩照翻楊正衡晉書音義姬紆遇翻馨呼刑翻姬老婦之稱今人傳讀寧如甯武

子之甯洪邁隨筆曰今吳中人語尚多用寧馨字為言猶言若何也劉夢得詩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唯猛得寧馨蓋得其義以寧字作平聲讀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

也樂廣性冲約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

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

所短不言自見

厭於叶翻伏也見賢遍翻

王澄及阮咸咸從子脩

泰山胡母輔之

母音無姓譜齊宣王封母弟於母鄉其鄉本胡國因曰胡母氏漢有太史

真胡母何

陳國謝鯤城陽王尼

尼晉書作尼案尼古仁字又音夷王尼字孝孫或者

當讀為仁字乎然永嘉三年書河內人若作尼則當音女也晉書曰尼城陽人或云河內人若作尼則當音女

新蔡畢卓皆以任放為達

帝分汝陰置新蔡郡任者任物之自然放者縱

其心而至於醉狂裸體不以為非胡母輔之嘗酣飲

其子謙之闕而厲聲呼其父字曰彥國年老不得為

爾輔之歡笑呼入共飲畢卓嘗為吏部郎比舍郎釀

熟

比毗寐翻近也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

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

有樂地

樂音洛

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

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

易繫辭曰夫易

開物成務韓康伯注曰言易通萬物之志成天下之務張氏曰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事無大小不能明則何由處矣揚萬里曰開達物理成就世務余謂何晏之旨以為事事物物自無而有無者開物成務與諸儒說易之旨不同無往而不存

通鑑卷八十三

晉紀四 惠帝

三

諸公太厚
於無顧華
太溺於有

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
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
以浮誕為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
夫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
也蓋有飾為高談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陳空無
之美形器之累有徵累力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
可悅似象之言足惑眾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
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習濟通也謂虛無習以成
意遂為所屈也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蓋掩一唱百和和
所屈也往而不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

業卑經實之賢經實謂有經世之實用者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

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贊其旨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

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處昌奉身散其廉操謂

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砥礪謂砥節礪行也放者因斯

或悖吉凶之禮悖蒲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

賤之級甚者至于裸裎褻慢無所不至裸裎果翻程

士行又虧矣孟行下夫萬物之有形者雖生于無

然生以有為已分物之未至則有無未分既則無是

有之所遺者也遺棄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

全也治既有之眾非無為之所能脩也治直心非事

通鑑卷八十三 晉紀四 惠帝

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淵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重直龍翻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然習俗已成頽論亦不能救也

拓跋猗龜度漠北巡因西略諸國既度漠北遂西積行略取諸國

五歲降附者三十餘國降戶江翻

八年春三月壬戌赦天下 秋九月荆豫徐揚冀五

州大水 初張魯在漢中實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

依之宕渠縣漢屬巴西郡蜀先主分置宕渠郡晉屬巴西郡唐為渠州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七十里有

古實國城李氏之先廩君之苗裔也世居巴中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歛之其歲出錢四十巴人呼

賦為實因謂之實人焉又按晉志劉璋分巴西郡置江

置巴西郡劉備割巴西郡之宕渠宣漢漢昌三縣置宕

渠郡尋省以縣並屬巴西郡則宕渠之魏武帝克漢

中事見六十八卷漢李氏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將

軍遷于畧陽北土號曰巴氏魏分臨渭平襄略陽清

始中更名畧陽郡 其孫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

黨多附之俠戶及齊萬年及關中荐饑荐才旬翻爾

略陽天水六郡民流移就穀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

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由是得眾心

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

李特李

通鑑卷八十二

晉紀四

惠帝

三

李苾持節慰勞朝直遙翻苾蒲必翻且監察之監古

不令人劔閣苾至漢中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

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復扶

宐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特

至劔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

邪聞者異之李特事如此考異曰帝紀元康七年

十國晉春秋皆云八年張華陳準以趙王梁王相

繼在關中皆雍容驕貴師老無功雍容和緩自得之

驕也師久不決坐自困敝乃薦孟觀沈毅有文武才

用沈持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二

卷第八十二 惠帝 七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兼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守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生卷
有前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晉紀四

起屠維作噩盡著
雍敦祥凡十年

世祖武皇帝下

太康十年夏四月太廟成乙巳禘祭

禘大合祭也公羊傳曰大禘者

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

禘夾翻 大赦

慕容廆遣使請降降戶五月詔拜廆鮮卑都督廆謁

見何龕以士大夫禮申衣到門魏晉間士大夫謁見尊貴以巾構為禮

單衣也龕口含翻龕嚴兵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

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為哉龕聞之甚慙

深敬異之受降如受敵居邊之帥嚴兵以見四時鮮夷之客未為過也何必以為慙乎

甲宇文氏段氏方彊段氏東部鮮卑也杜佑曰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代為鮮卑

東部大人徙河段疾六眷出遼西因亂被賣為漁陽烏桓大人庫儻家奴庫儻以其健使將人眾詣遼西

逐食遂招誘亡叛以至強盛余按晉書王浚傳段疾六眷務勿塵之世子段氏自務勿塵以來強盛久矣

疾六眷因亂被掠客或有之務勿塵既能為數侵略部落之帥恐不待其子招誘而後能疆盛也

廆廆卑辭厚幣以事之段國單于階以女妻廆生皝

仁昭慕容段氏遂為婚姻之國數廆以遼東僻遠徙

居徙河之青山徙河縣前漢屬遼西後漢屬遼東屬國魏晉省併入昌黎郡界後慕容氏復置徙河縣拓跋魏太武真君八年併徙河入昌黎郡廣興縣杜佑曰徙河青山在營州平城東百九十里

冬十月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明堂南郊除五帝

卷泰始十一月丙辰尚書令濟北成侯荀勗卒濟

二年勗有才思思相善伺人主意伺相以是能固其寵

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尚書甚罔悵罔與悵同悵悵失志之貌

悵亦悵望人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皇池諸君何賀

邪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

之甲申以亮為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

諸軍事治許昌徙南陽王東為秦王都督關中諸軍

事始平王瑋為楚王都督荊州諸軍事濮陽王允為

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按惠帝元康元年有

曠遠統理尤難於是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

南康建安晉安荊州之桂陽安成武昌合十郡置江

州則此時未有江州也疑江二並假節之國晉制都

二字衍更俟博考濮博木翻事有使持節有持節有假節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

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與使持節同假節惟軍

事得殺犯立皇子又為長沙王穎為成都王晏為吳

王熾為豫章王演為代王皇孫適為廣陵王熾昌志

律又封淮南王子迪為漢王楚王子儀為毗陵王徙

扶風王暢為順陽王暢弟歆為新野公暢駿之子也

武陵王澹暢嗣駿爵而不居關中之任故徙封琅邪王觀弟澹為東武公繇為東

安公觀伯之子也晉制宗室封郡公者制度如小國

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才人位次美人李延壽曰

人九嬪之下有美人才人中才生皇孫適宮中嘗夜

失火帝登樓望之適年五歲牽帝裙入閣中曰暮夜

倉猝宐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對

羣臣稱適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

然恃適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復用王佑之謀佑王濟

與羊祜等並事文帝帝寵以太子母弟東瑋允分鎮

要害要害謂雍又恐楊氏之偏復以佑為北軍中候

成都王護
懷帝熾
愍懷太子

賈后忌才
人復婦西
宮生愍懷
父子聚鹿
五胡不在
胡矣

典禁兵帝為皇孫適高選僚佐偽翻以散騎常侍劉

寔志行清素命為廣陵王傅自魏以來王國置師友

行下寔以時俗喜進趣孟翻少廉讓少詩欲令

初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乃得通之一官缺則

擇為人所讓最多者用之以為人情爭則欲毀已所

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優劣難分時讓則

賢智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已則讓之者多矣雖

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騫進趨而欲人見讓猶却行

而求前也淮南相劉頌王國置相漢制也上疏曰陛

下以法禁寬縱積之有素未可一旦以直繩御下此

誠時宐也然至于矯世救弊自宐漸就清肅譬猶行

舟雖不橫截迅流然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

濟也此引濟川為譬也濟大川者雖不橫絕大川亂

登陸之路然後泛濟否則為水勢所自泰始以來將

三十年帝受禪改元泰始凡諸事業不茂既往言立

業不加茂於往時也以陛下明聖猶未反叔世之敝以成始初

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使夫異時大業或有不妥

其憂責猶在陛下也臣聞為社稷計莫若封建親賢

然宐審量事執可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以維

帶京邑若包藏禍心其執不足獨以有為其齊此甚

委甚

劉頌前奏
專寺當弃
市非端人
也

難。陛下宐與達古今之士深共籌之。帝之使諸王分

齊之。此劉頌所為深慮也。周之諸侯有罪誅放其身而國祚不泯

如周烹齊哀公而立其弟釐宣王誅魯侯伯御而立孝公之類。漢之諸侯有罪或無

子者國隨以亡。見前後漢紀。今宐反漢之倣循周之舊則

下固而上安矣。余謂晉之所以待藩王者其宐不在此也。天下至大萬事

至衆人君至少。少始紹翻。同於天日是以聖王之化執要

於已委務於下非惡勞而好逸。好呼到翻。誠以政體宐然

也。夫居事始以別能否甚難察也。別彼列翻。因成敗以分

功罪甚易識也。易以或翻。今陛下每精于造始而怠

於考終。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人主誠能居易執要論

功罪於成敗之後則羣下無所逃其誅賞矣。古者六

卿分職冢宰為師。周禮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

是為六卿而冢宰總之。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此西都也。自漢光武以來以吏事責

而巳。斷於古制為太重。可出衆事付外寺。諸卿奉成

得專之。尚書統領大綱。若丞相之為歲終課功校簿

賞罰而已。斯亦可矣。今動皆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

得復以罪下。復扶又翻。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細

過謬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

矣。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御

臺官及諸州刺史皆監司也。朝直遙翻監工銜翻。蓋由畏避豪強而又懼職

事之曠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

而撓法在其中矣。劫戶槩翻又戶是以聖王不善碎

密之案必責凶猾之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創

業之勲在于立教定制使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

後世憑之雖昏猶明雖愚若智乃足尚也。言法制脩

昏愚有所據依則其治猶若明智之為也此言蓋指

太子不能克隆堂構而帝又無典則以貽子孫也然

若非其人道不虛行以劉禪之庸而輔之以諸葛亮

則昭烈雖死猶不死也孔明死則孔明治蜀之法制

雖存禪不能守之矣至夫脩飾官署凡諸作役恒傷太過恒戶

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今勤

所不須以傷所憑竊以為過矣帝皆不能用詔以

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時改匈奴五部淵輕財好施

好呼到翻傾心接物五部豪桀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施式智翻為劉淵得眾以奚軻男女十萬口來降奚軻亦

移晉祚張本孝惠皇帝上之上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

永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太熙太熙武帝所改

子即位改元永熙未踰年改元猶為非禮安有已

先帝初棄羣臣太子即位而遽以是日改元乎已

已以王渾為司徒司空侍中尚書令衛瓘子宣尚

繁昌公主宣嗜酒多過失楊駿惡瓘欲逐之惡鳥乃

與黃門謀共毀宣勸武帝奪公主瓘慙懼告老遜位

晉書

通鑑卷八十三 晉紀四 六
詔進璿位太保以公就第璿封當陽公劇陽康子魏舒

薨 三月甲子以右光祿大夫石鑒為司空晉志左右光祿

大夫假金章紫綬及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首品秩第二帝疾篤未有顧命勅

舊之臣多已物故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

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

心腹會帝小間間如字間者病小差也見其新所用者正色謂

駿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去年遣亮出督豫州乃令

中書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又欲擇朝士有聞望者

數人佐之朝直遙翻駿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去

中書監華廙恐懼華戶化翻廙逸職翻又羊至翻自往索之終不與

會帝復迷亂索山客翻復扶又翻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領之夏

四月辛丑皇后召華廙及中書令何劭口宣帝旨作

詔以駿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

尚書事詔成后對廙劭以呈帝帝視而無言廙歆之

孫劭曾之子也華歆仕漢魏之間何曾仕魏晉之間遂

趣汝南王亮赴鎮趣讀口促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

右言未至帝遂困篤已酉崩于含章殿年五十五坤之六三曰含

章可貞坤以含弘為德后道也含章殿在皇太后宮中春秋書公薨于小寢即安也帝字量弘

厚明達好謀好呼到翻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即

皇帝位大赦改元改太熙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賈

通鑑卷八十三 晉紀四 六

氏為皇后楊駿入居太極殿前殿也梓宮將殯六宮出

辭而駿不下殿時梓宮蓋自舍章殿徙殯太極殿也以虎賁百人自衛

賁音奔詔石鑿與中護軍張劭監作山陵監工銜翻汝南王

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亮自大司馬出鎮未行尚居府

中不敢入宮臨喪而哭于大司馬府門外君父之喪哭於門外非禮也出營城外表求

過葬而行或告亮欲舉兵討駿者駿大懼白太后令

帝為手詔與石鑿張劭使帥陵兵討亮劭駿甥也即

帥所領趣鑿速發帥讀曰率趣讀曰促鑿以為不然保持之亮保

不舉兵而持討亮問計於廷尉何勗勗曰今朝野皆歸心于公朝直通翻下同公不討人而畏人討邪亮不敢發

夜馳赴許昌乃得免駿弟濟及甥河南尹李斌皆勸

駿留亮駿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曰家兄若徵大

司馬退身避之門戶庶幾可全幾居希翻咸曰宗室外戚

相恃為安但召大司馬還共崇至公以輔政無為避

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五月辛未葬

武帝于峻陽陵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依魏明帝即

位故事普進封爵以求媚于眾左軍將軍傅祗晉志曰按

魏明帝時有左軍則左軍魏官也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

功者也駿不從祗嘏之子也傳嘏仕魏顯于嘉平正元之間丙子詔

中外羣臣皆增位一等預喪事者增二等二千石已

石鑿

何勗

傅祗

古今至痛之言

上皆封關中侯

按漢獻帝建安二十年魏武王置關中侯據晉書帝紀關中侯又在關內

侯之復租調一年

復方目翻

散騎常侍石崇

前書侍中石崇

此書散騎常侍必有一誤蓋因舊史成文也

散騎侍郎何攀共上奏

上時掌翻

以為帝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

優於泰始革命之初及諸將平吳之功輕重不稱

大且大管卜世無窮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有爵必

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侯矣不從詔以太尉駿為太

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傳咸謂駿

曰諒闇不行久矣

諒闇三年之制不行久矣闇音陰

今聖上謙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為善懼明公未

易當也

易以致翻下同

周公大聖猶致流言

周公攝政而四國

况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

武帝泰始二年帝為皇太子時年九歲至

是三十竊謂山陵既畢明公當審思進退之宜苟有

以察其忠款言豈在多駿不從咸數諫駿漸不平欲

出咸為郡守李斌曰斥逐正人將失人望乃止楊濟

遺咸書曰

數所角翻遺于季翻

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

了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

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而逆

慮咸以直言致禍也

咸復書曰衛公

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言世人不自古以直致禍者

能直言特以苟且為保身之計耳

自古以直致禍者

李斌

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欲以亢厲為聲亢口浪翻故致

忿耳安有恠恠忠益而返見怨疾乎恠苦紅翻恠恠信也包咸曰恠

也楊駿以賈后險悍多權略忌之悍下罕翻又侯旰翻故以其

甥段廣為散騎常侍管機密張劭為中護軍典禁兵

凡有詔命帝省訖省悉景翻人呈太后然後行之駿為政

嚴碎專悞悞弼力翻狠也中外多惡之惡烏路翻馮翊太守孫楚

謂駿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當以至公誠信謙順

處之守式又翻處昌呂翻今宗室疆盛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

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昵尼質翻駿不從楚資之

孫也孫資事魏三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也數以

直言犯駿他人皆為之懼景皇后居弘訓宮置少府數所角翻為于偽翻欽

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楊駿字文長不

過疎我我得疎乃可以免不然與之俱族矣駿辟匈

奴東部人王彰為司馬匈奴東部即匈奴左部也居太原茲氏縣彰逃避

不受其友新興張宣子怪而問之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有雲中定襄五

原朔方郡置一縣領其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

不敗况楊太傅昵近小人疎遠君子近其斬翻專權遠于願翻

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懼及禍奈何

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惟思嗣子既不克

負荷荷下可翻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楊駿

三影

孫欽

孫楚

之敗人皆知之獨駿不知耳凶秋八月壬午立廣陵

王適為皇太子以中書監何劭為太子太師衛尉裴

楷為少師吏部尚書王戎為太傅前太常張華為少

府衛將軍楊濟為太保尚書和嶠為少保晉東宮六

具拜太子母謝氏為淑媛媛于春翻晉志淑妃淑媛

容華充華是為九嬪銀印青綬賈后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

相見初和嶠嘗從容言于武帝曰從千容翻皇太子有淳

古之風而末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後

與荀勗等同侍武帝武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直朝

遙翻長丁丈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祖坐五翻略也既還勗

等並稱太子明識雅度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武

帝不悅而起及帝即位嶠從太子適入朝賈后使帝

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如何嶠曰臣昔事

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冬十月辛酉

以石鑿為太尉隴西王泰為司空以劉淵為建威

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淵為五部大都督則左國城大單于之權輿也

元康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永平永平楊駿執政

改元廢舉朝皆初賈后之為太子妃也嘗以妬手殺數人又

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孕以證翻武帝大怒脩金墉城將

廢之荀勗馮統楊珧統丁感翻及充華趙粲共營救

揚太后不以此廢之而反為所廢舉朝皆婦人也

和嶠

之曰賈妃年少妬者婦人常情長自當差少詩照翻

差楚楊后曰賈公閭有大勲於社稷賈充字公閭晉

解翻妃親其女正復妬忌豈可遽忘其先德邪復扶

由是得不廢后數誠厲妃數所妃不知后之助已逐

以后為搆已於武帝更恨之及帝即位賈后不肯以

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為太傅駿所抑殿中

中郎渤海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晉制二衛置殿

尉司馬陰構駿云將危社稷黃門董猛素給事東宮

為寺人監寺人監主東宮諸閣陸賈后密使猛與觀

德魏孤古

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肇報汝南王亮使舉兵討駿

亮不可肇報都督荊州諸軍事楚王瑋瑋欣然許之

乃求入朝駿素憚瑋勇銳欲召之而未敢因其求朝

遂聽之二月癸酉瑋及都督揚州諸軍事淮南王允

來朝朝直三月辛卯孟觀李肇啟帝夜作詔誣駿謀

反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駿封臨命東

安公繇帥殿中四百人討駿帥讀楚王瑋屯司馬門

以淮南相劉頌為三公尚書漢成帝置三公尚書主

歲盡考課屯衛殿中毆廣跪言於帝曰楊駿孤公無

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廣駿甥也使為近侍以防

帝不答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眾

持柳排兵
卒之八王
屠戮至石
勒殺四十
八王御失
其道也

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
 必是閹豎為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宐燒雲龍門以脅
 之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雲龍門洛陽宮城正南門萬春門東門也說輪芮翻
為下偽翻引東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
索山客翻殿內震懼必斬送之不然無以免難難乃旦翻駿素怯懦
 不決乃曰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大奈何燒之
 侍中傅祗白駿請與尚書武茂入宮觀察事執因謂
 羣僚曰宮中不宐空遂揖而下階眾皆走茂猶坐祗
 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國案
謂天子也自東漢以來皆然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黨左軍將軍

劉豫陳兵在門遇右軍將軍裴頠魏有左軍武帝又置前軍右軍泰始八年又置後軍是為四軍頠魚毀翻問太傅所在頠給之曰給徒亥翻向於
 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頠
 曰宐至廷尉豫從頠言遂委而去委兵而去也尋詔頠代
 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頠秀之子也裴秀見七十八卷魏元帝
咸熙元年皇太后題帛為書射之城外射而亦翻下同曰救太傅
 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而殿中兵出燒駿
 府又令弩手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
 駿逃于馬廐就殺之孟觀等遂收駿弟珣濟張劭李
 斌段廣劉豫武茂及散騎常侍楊邈中書令蔣俊東

竟哉文書

張華裴麟
此處大為
買后着力
已乃私言
於朝堂誰
敢

夷校尉文鴛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

公繇曰表在石函表見八十卷武帝咸寧三年作

戶之外西壙之中有不石函可問張華眾謂宜依鍾毓

例為之申理鍾毓例見七十八卷魏元繇不聽而賈

氏族黨趣使行刑趣讀珽號呼不已號戶刑者以刀

破其頭繇諸葛誕之外孫也故忌文鴛以為駿黨而

誅之諸葛誕文鴛事見七十七年是夜誅賞皆自繇出

威振内外王戎謂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權執繇不

從遠願翻壬辰赦天下改元元康賈后矯詔使後軍將

軍荀悝送太后於永寧宮魏建永寧宮太后居之悝苦回翻特全太

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太后居龐皮尋復諷羣

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履霜者堅冰之漸言

飛箭繫書要募將士要讀曰邀同惡相濟自絕于天

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文姜魯桓公之夫人也齊襄

既立夫人孫于齊殺梁傅曰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

絕之也不若于蓋奉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

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詔曰此大事更詳之有司

又奏宜廢太后曰峻陽庶人武帝陵中書監張華議

太后非得罪於先帝今黨其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

其身

言遜以容

依漢廢趙太后為孝成后故事。事見三十五卷漢哀帝元壽元年 貶

皇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之恩。左

僕射荀愷與太子少師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謀

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宜貶尊號。廢諸金墉城。於是

有司奏從。晃等議廢太后為庶人。詔可。又奏楊駿造

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尉太后之心。今太后

廢為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不許。有司復固請

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請賈

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號戶戶翻音董養遊太

學董養浚儀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為乎

所以申孝弟之義今滅母 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

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

容。故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乃至此乎。處昌 天

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養後與妻荷擔有司收駿

官屬欲誅之。侍中傅祗啟曰。昔魯芝為曹爽司馬。斬

關赴爽。事見七十五卷魏邵 宣帝用為青州刺史。駿

之僚佐。不可悉加罪。詔赦之。壬寅。徵汝南王亮為太

宰。與太保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以秦王東為大將

軍。東平王楙為撫軍大將軍。楚王瑋為衛將軍。領北

軍。中候下邳王晃為尚書令。東安公繇為尚書左僕

董養

僚佐不加
罪人后也
何事

竟陵王楙

射進爵為王。林望之子也。封董猛為武安侯。三兄皆為亭侯。亮欲取悅眾心，論誅楊駿之功，督將侯者千

八十一人。

將即亮翻御史中丞傅咸遺亮書曰：今封賞熏

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未之有也。無功而獲賞，則人

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濫賞所以開覲幸之心，其禍誠如此。

遺于季翻凡作此者，由東安公人謂殿下既至，當有

以正之，正之以道，眾亦何怒？眾之所怒者，在於不平

耳。而今皆更倍論。言亮論功行賞，又倍於東安公之時也。莫不失望。亮

頗專權，執咸復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

天下所以誼譁。今之處重，宐反此失，靜默顧神，有大

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過尊門，冠蓋

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宐弭息。翕眾也，合也，習重也，因也，仍也。

言眾人翕合相因而至也，復扶又翻處昌呂翻比毗至翻塞悉則翻又夏侯長容無功

而暴擢為少府。論者謂長容公之姻家。夏侯駿字長容，塔家，女之

所因，故曰姻。鄭玄曰：塔父曰姻。夏戶雅翻故至於此，流聞四方，非所以為

益也。亮皆不從。賈后族兄車騎司馬模從舅右衛將

軍郭彰。晉文帝置中衛及衛將軍，武帝受命，分為左右衛將軍，從才用翻女弟之子

賈謐。賈后女弟賈午適韓壽，生謐。賈充無後，以謐為後。與楚王瑋、東安王繇

並預國政。賈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賈氏憚之，繇

兄東武公澹素惡繇。惡烏路翻屢譖之於太宰亮，曰：繇專

免繇是

賈郭

行誅賞欲擅朝政庚戌詔免繇官又坐有悖言廢徙

帶方帶方縣漢屬樂浪郡公孫度置帶方郡杜佑曰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有鹽縣以南荒地置帶

於是賈謐郭彰權執愈盛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

好學喜延士大夫喜呼其門郭彰石崇陸機機弟雲

和郁及滎陽潘岳武帝泰始二年分河南置滎陽郡清河崔基齊大夫崔

勃海歐陽建姓譜越王句踐之後封於蘭陵繆

徵是年分東海置蘭陵郡京兆杜斌摯虞按毛詩傳摯國出於

琅邪諸葛詮詮且弘農王粹襄城杜育武帝泰始二

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沛國劉瓌周恢安平牽秀

穎川陳珍高陽許猛泰始元年分河間涿郡置高彭

城劉訥中山劉輿輿弟琨皆附於謐號曰二十四友

郁嶠之弟也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及廣城君郭

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太宰亮太保瓘以楚

王瑋剛愎好殺惡之懷滿通翻好呼到欲奪其兵權

以臨海侯裴楷代瑋為北軍中候瑋怒楷聞之不敢

拜不敢拜受亮復與瓘謀復扶又翻遣瑋與諸王之

國瑋益忿怨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姓譜古有岐

皆又周太王居岐山文王遷有寵於瑋勸瑋自昵於

賈后昵尼后畱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駿衛瓘

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帝

士無特操
波流至此

二陸皆鯁
顏八洛安

龍慎所之

機與謐善
又預誅謐

功可哂

亦誣亮瑾
廢立刑一
不中相隨
入死比矣

泰始四年罷振威陽威護軍置左右積弩將軍一說
晉太康中置積射積弩營營二千五百人並以將軍

矯稱瑋命譖亮瑾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瑾

以瑾撫林事也見八且患二公執政已不得專恣夏

六月后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

事王空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諸宮門免亮及

瑾官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覆奏黃門曰事恐漏

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勒本軍

瑋所掌復矯詔召二十六軍晉洛城內外告以二公

潛圖不軌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

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帥徑詣行府助順討逆

率日又矯詔亮瑾官屬一無所問皆罷遣之若不奉詔

便軍洪從事遣公孫宏李肇以兵圍亮府侍中清河

王遐收瑾亮帳下督李龍曰外有變請拒之晉制諸

大將軍皆置帳下督及門下督亮不聽俄而兵登牆大呼呼火亮驚

曰吾無貳心何故至此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趣

兵攻之趣讀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

俊又如林猶可力戰又不聽遂為肇所執歎曰我之

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矩俱死衛瑾左右亦疑

遐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瑾不聽初瑾

為司空武帝太康三年瑾為帳下督榮晦有罪榮姓

不肯致仕
之報

劉準

李龍

通鑑卷八十三 晉紀四 惠帝

周榮公之後莊斥遣之至是晦從遐收權輒殺權及

子孫共九人遐不能禁岐盛說瑋說輪芮安因兵執

遂誅賈郭以正王室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太

子少傳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天

下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安以瑋專殺之罪

誅之賈后亦欲因此除瑋深然之是時內外擾亂朝

廷恟懼不知所出勇翻張華白帝遣殿中將軍王宮

齎騶虞幡出麾眾曰楚王矯詔勿聽也音制有白虎

騶虞虎威猛主殺故以皆戰眾皆釋仗而走瑋左右無復

一人窘迫不知所為遂執之下廷尉下廷乙丑斬之

瑋出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監工曰

幸託體先帝而受枉乃如此乎公孫宏岐盛並夷三

族瑋之起兵也隴西王泰嚴兵將助瑋泰宣帝祭酒

丁綏諫曰公為宰相秦時為司空晉公不可輕動且

夜中倉猝安遣人參審定問問音問也定問泰乃止

衛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每怪一國蔑然

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春秋公羊傳曰春秋君弒

於是太保主簿劉繇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

等執黃幡擗登聞鼓古者設諫鼓立謗木所以通下

之門外以待達窮者鄭司農注云窮謂窮冤失職者

來擊此鼓以達於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此則登

此一着妙

瑋後手
怨適自殺

子綏

衛瓘女

繇

聞鼓之始也登聞鼓之名蓋始於魏晉之間過陟加翻擊也

上言曰初矯詔者至

公即奉送章綬單車從命

綬音受

如矯詔之文唯免公

官而故給使榮晦輒收公父子及孫一時斬戮乞驗

盡情偽加以明刑乃詔族誅榮晦追復亮爵位謚曰

文成封瓘為蘭陵郡公謚曰成於是賈后專朝

朝直遙翻

同委任親黨以賈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賈謚與后

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

據杜預左傳注庶姓非同姓

而儒雅

有籌略為眾望所依欲委以朝政疑未決以問裴頠

頠贊成之

廣城君郭愧頠從母也故賈氏親信頠

乃以華為侍中中書

監頠為侍中又以安南將軍裴楷為中書令加侍中

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賈

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華賈模與華頠同心輔政故數

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 秋

七月分荆楊十郡為江州

是時方因江水之名置江州

八月辛

未立隴西王泰世子越為東海王

九月甲午秦獻

王東薨

辛丑徵征西大將軍梁王彤為衛將軍錄

尚書事

彤余中翻

二年春二月己酉故楊太后卒於金墉城是時太后

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

卒子恤翻

賈后恐太后有靈或訴寃於先帝乃覆而殯之仍施

諸厭劾符書藥物等

厭蓋涉翻伏也劾胡得翻治鬼曰劾

秋八月壬

子赦天下

三年夏六月弘農雨雹深三尺

雨于具翻度深曰深音式禁翻

鮮

甲宇文莫槐為其下所殺弟普撥立

拓拔綽卒子

弗立

四年春正月丁酉安昌元公石鑒薨

鑒封昌安縣侯

今從帝紀

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吏秋八月

郝散帥眾降馮翊都尉殺之

郝呼各翻郝散若自上黨帥眾向洛陽歸降當

入河內界今為馮翊都尉所殺蓋自穀遠歷河東界度河至馮翊界而被殺也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是

歲大饑

司隸校尉傅咸卒

考異曰三十國晉春秋元康四年七月傳咸

為司隸五年五月始親職十月卒二咸性剛簡風格

書附年月多差舛故以本傳為定峻整初為司隸校尉上言貨賂流行所宐深絕時朝

政寬弛權豪放恣咸奏免河南尹澹等官

澹河南尹之名音徒

濫翻又徒覽翻

京師肅然

慕容廆徙居大棘城

廆自徒河之青山徙

大棘城杜佑曰棘城即帝顓頊之墟在營州郡城東南一百七十里

拓拔弗卒叔父

祿官立

五年夏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寸

雨于具翻深式浸翻

荆揚兖

豫青徐六州大水

冬十月武庫火

考異曰三十國晉春秋云閏

月宋志五行志閏月焚累代之寶

華傳曰趙王倫孫秀與華有隙疾華

庚寅今從晉書帝紀如讐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祖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展筭盡焚

焉據通鑑則倫秀之隙開於明年蓋數誅大及二百

萬人器械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庫大調兵器調徒

拓拔祿官分其國為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

自統之水經注濡水出禦夷鎮東南鎮拓拔魏一居

代郡參合陂之北參合陂在代郡參合縣後漢晉省

使兄沙漠汗之子猗屯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

定襄之盛樂二漢志曰成樂後漢志屬雲中郡使猗

屯弟猗盧統之猗盧善用兵西擊匈奴烏桓諸部皆

破之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姓譜箕商箕

有大夫箕鄭往依拓跋氏說猗屯猗盧招納晉人猗

代王猗盧

屯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眾史言拓拔氏益疆

宗室雖已自相屠而四方未為變也衛操箕澹輩何

為去華就夷如其早計也中國之人可為凜凜矣

漢嚴邊關之禁懼有罪者亡命出塞耳若無威刑之

迫乎其後一旦去桑梓而逐水草是必有見也邊關

不之詰朝廷不之虞晉之無政

亦可知矣說輸芮翻下之說同

六年春正月赦天下下邳獻王晃薨以中書監張

華為司空太尉隴西王泰行尚書令徙封高密王

夏郝散弟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羗盧水胡俱反北

大臣宗室
屠戮殆尽
何暇問邊
事

西大將軍趙王倫信用嬖人琅邪孫秀與雍州刺史

殺北地太守張損敗馮翊太守歐陽建敗補征

有馬蘭山羗居其中因為種落之名又按馬蘭山唐

時屬同州界時蓋屬馮翊北地二郡界也盧水胡居

安定

界

西大將軍趙王倫信用嬖人琅邪孫秀與雍州刺史

殺北地太守張損敗馮翊太守歐陽建

敗補

征

通鑑卷八十三 晉紀四 惠帝

濟南解系爭軍事更相表奏

變甲義翻又博詩翻濟子禮翻解戶買翻姓也

春秋晉有大夫解揚更工衡翻

歐陽建亦表倫罪惡朝廷以倫撓亂

關右

撓火高翻撓也擾也又音擾又女巧翻又尼交翻又女教翻

徵倫為車騎將

軍以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

系與其弟御史中丞結皆表請誅秀以謝氏羗張華

以告梁王彤使誅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卅為之說彤

曰

為于偽翻

氏羗自反非秀之罪秀由是得免倫至洛陽

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

張華使梁王彤殺秀而不遂既至洛

裴頠固執以為不可倫秀由是怨之

頠為倫秀殺華秋

晉紀

八月解系為郝度元所敗

敗補邁翻

秦雍氏羗悉反立氏

帥齊萬年為帝圍涇陽

涇陽縣前漢屬安定郡後漢晉省賢曰涇陽故城在今原

州平涼縣南帥所類翻

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梁王彤

嘗違法處按劾之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冬十月詔以處為建威

將軍與振威將軍盧播

沈約志振威將軍始於東漢之時宋登為之

俱隸

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齊萬年中書令陳準言於朝

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

景懷皇后夏侯氏也故駿為外戚夏

戶雅翻朝直遙翻

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吳人忠直勇果

有仇無援空詔積弩將軍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

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以不救而陷之

孟觀

陳準

其敗必也。朝廷不從。齊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嘗為

新平太守。袁山松曰：漢獻帝興平元年分安定之有

文武才，若專斷而來。斷丁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

成禽耳。關中饑疫，初略陽清水氏楊駒。略陽縣

水郡。後漢改天水郡為漢陽郡。獻帝初平四年分漢

陽上郡置永陽郡。魏改為廣魏郡。武帝泰始中更名

略陽郡。清水縣前漢屬天水郡。後漢志省晉志復見。始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

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為羊腸蟠道三十

六回而上。仇池漢書地理志所謂天池。大澤在武都

仇池山在今成州上祿縣南。三秦記曰：仇池山在倉

洛二谷之間，常為水所衝激，故下石而土。土形似覆

壺。仇池記曰：仇池百頃，周回九千四百步。天形四方

壁立千仞，自然樓櫓，却敵分置，調均，竦起數丈，有踰

人力，東西二門，盤道下至上，凡有七里。至其孫千萬

附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疆盛徙居略陽。飛

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十二

月自畧陽帥部落四千家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

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欲

去者衛護資送之。是後楊氏遂世據是歲以揚烈

將軍巴西趙廞為益州刺史，發梁益兵糧助雍州討

氏羗。廞許今翻為趙廞，亂蜀殺七年春正月，齊萬年屯梁山，有眾七萬。前漢志扶風

山梁王彤、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

諸王皆不知戰，徒擁兵權，損良將耳。

後繼必敗不徒亡身為國取恥彤駿不聽逼遣之矣

丑處與盧播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六陌在馬處軍士

未食彤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衆弦絕矢盡

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効節致命之

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彤而亦不能罪也尤過

也秋七月雍秦二州大旱疾疫米斛萬錢丁丑

京陵元公王渾薨九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為司徒

太子太師何劭為尚書左僕射戎為三公與時浮沉

無所匡救委事僚案案此宰翻說文曰同官為僚輕

出遊放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

計常若不足復扶又翻會古外翻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

翻常鑽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

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

將無同程大昌曰不直云同而云將無同者晉人語

衰問嘉何在亮曰但自覓之哀歷觀指嘉曰將無是

乎將無者猶言殆是此人也意以為是而未敢自主

也阮瞻指孔老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

掾掾于是時王衍為尚書令南陽樂廣為河南尹皆

善清談宅心事外宅居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

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為儀準朝直遙翻

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

銜口不言
錢縱妻聚
歛乞命石
勒勸稱尊

甄名士風
流六率如
此

恐不止此

樂廣

真胡母何
異

生寧馨兒

少詩照翻楊正衡晉書音義姬紆遇翻馨呼刑翻姬老婦之稱今人傳讀寧如甯武

子之甯洪邁隨筆曰今吳中人語尚多用寧馨字為言猶言若何也劉夢得詩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唯猛得寧馨蓋得其義以寧字作平聲讀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

也樂廣性冲約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

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

所短不言自見

厭於叶翻伏也見賢遍翻

王澄及阮咸咸從子脩

泰山胡母輔之

母音無姓譜齊宣王封母弟於母鄉其鄉本胡國因曰胡母氏漢有太史

胡母

陳國謝鯤城陽王尼

尼晉書作尼案尼古仁字又音夷王尼字孝孫或者

當讀為仁字乎然永嘉三年書河內王尼即此王尼也晉書曰尼城陽人或云河內人若作尼則當音女

翻新蔡畢

皆以任放為達

帝分汝陰置新蔡郡任者任物之自然放者縱

其心而不制至於醉狂裸體不以為非胡母輔之嘗酣飲

其子謙之闕而厲聲呼其父字曰彥國年老不得為

爾輔之歡笑呼入共飲畢卓嘗為吏部郎比舍郎釀

熟

比毗寐翻近也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

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

有樂地

樂音洛

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

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

易繫辭曰夫易

開物成務韓康伯注曰言易通萬物之志成天下之務張氏曰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事

無大小不能明則何由處矣揚萬里曰開達物理成

就世務余謂何晏之旨以為事事物物自無而有無者開物之未生事之未形見者也故曰無無往而不存

諸公太深
於無顧華
未弱於有

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
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
以浮誕為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
夫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
也蓋有飾為高談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陳空無
之美形器之累有徵累力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
可悅似象之言足惑眾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
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習濟通也謂虛無習以成俗崇有者辭不能通其
意遂為所屈也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蓋掩一唱百和和
所屈也往而不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

業卑經實之賢

經實謂有經世之實用者

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

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贊其旨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

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

處昌呂翻

奉身散其廉操謂

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

砥礪謂砥節礪行也

放者因斯

或悖吉凶之禮

悖蒲內翻

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

賤之級甚者至于裸裎褻慢無所不至

裸裎露體也裸郎果翻裎

士行又虧矣

孟行下孟翻

夫萬物之有形者雖生于無

然生以有為已分

物之未生則有無未分既生而有則與無為已分矣

則無是

有之所遺者也

遺棄也

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

全也治既有之眾非無為之所能脩也

治直之翻

心非事

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淵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重直龍翻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然習俗已成頗論亦不能救也

拓跋猗龜度漠北巡因西略諸國既度漠北遂西積

五歲降附者三十餘國降戶江翻

八年春三月壬戌赦天下 秋九月荆豫徐揚冀五

州大水 初張魯在漢中賓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

依之宕渠縣漢屬巴西郡蜀先主分置宕渠郡晉屬巴西郡唐為渠州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七十里

古賓國城李氏之先廩君之苗裔也世居巴中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歛之只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為賓因謂之賓人焉又按晉志劉璋分巴西郡置宕渠郡尋省以縣並屬巴西郡則宕渠之屬巴西蓋晉時也賓祖宗翻宕徒浪翻魏武帝克漢

中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年李氏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將

軍遷于畧陽北土號曰巴氏魏分臨渭平襄略陽清水四縣置廣魏郡晉泰

始中更名畧陽郡其孫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

黨多附之俠戶類翻及齊萬年反關中荐饑荐才旬翻爾雅仍饑為荐

略陽天水六郡民流移就穀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

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由是得眾心

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

成李特李

屢書大水不下恤民之詔故巴氏因之以取各

李苾持節慰勞朝直遙翻苾蒲必翻且監察之監古

不令人劔閣苾至漢中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

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復扶

宐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特

至劔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

邪聞者異之李特事始此考異曰帝紀元康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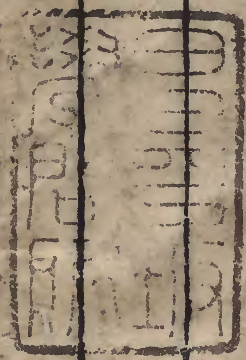
十國晉春秋皆云八年張華陳準以趙王梁王相

繼在關中皆雍容驕貴師老無功雍容和緩自得之

驕也師久不決坐自困敝乃薦孟觀沈毅有文武才

用沈持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二



大政

